

Issue 171 September 2025

海外校园

OVERSEAS CAMPUS
四海觅真理 人生即校园

漂泊 与归宿

Drifting and Belonging

大迁徙时代编织恩典轨迹



海外校园

OVERSEAS CAMPUS

四海觅真理 人生即校园

季刊 第 171 期 2025 年 9 月 Issue 171 Sep. 2025 Vol. 33/ No. 3

出版者 海外校园机构

Overseas Campus Ministries, Inc.

1753 Cabrillo Ave.

Torrance, CA 90501 USA

电话 (310) 328-8200 传真 (310) 328-8207

网址 www.oc.org

电邮 editorial@oc.org (投稿)

order@oc.org (索阅)

出版人	毛叔	编辑助理	刘凤
主编	博学	美术编辑	JUPE Design
编辑	海涛	插图	JUPE Design
审校	希雅		

- 本刊有作者署名之文章,文责作者自负,其立场不一定代表本刊。
- 本刊保留所有文章及图片版权,欢迎转载,请先来信告知。
- 若需本刊索阅单,请复印本期第64页。

Overseas Campus

(USPS No.010511 ISSN# 1072-1053) is published Quarterly by Overseas Campus Ministries, Inc.

1753 Cabrillo Ave., Torrance, CA 90501 USA

Tel: (310)328-8200 Fax: (310)328-8207

Periodicals postage is paid at Torrance California.

Postmaster: Send Address changes to OCM, 1753 Cabrillo Ave., Torrance, CA 90501 USA

Chief Editor: Lechi Mao

卷首 03 漂泊中不是孤独前行 / 博学
Not Walking Alone

小 叙 事

诗旅 04 水彩·圣经中的漂泊与归宿 A / 多加
Watercolor: Wandering and Homecoming in the Bible A

故事 07 从这里望见你的风景 / 阿不亮
Viewing Scenery from Here

12 90后“海龟”职场新人，流动中找寻归属 / 小旭
Post-90s “Sea Turtle” New Employees, Searching for Belonging While on the Move

15 父母离异，多年漂泊寻归处 / 大港
Divorced Parents, Wandering for Years in Search of a Place to Call Home

访谈 18 漂泊年代营造灵性陪伴空间 / 彭怡珍 口述
——采访正道福音神学院彭怡珍博士 编辑部 整理
Creating a Spiritual Companion Space in an Era of Drifting
—Interview with Dr. Peng Yizhen of Zhengdao Gospel Seminary

23 身兼工程师、作家，新移民女性的“斜杠”人生 / 山眼 口述
Engineer, writer, and new immigrant woman: a “/slash” life Box 整理

大 时 代

诗旅 29 水彩·圣经中的漂泊与归宿 B / 多加
Watercolor: Drifting and Belonging in the Bible B

神学篇

- 33 临时居民的3重特质 / 王志希
 ——《希伯来书》11章开启“帐篷神学”新视野
 The Three Characteristics of Temporary Residents —
 Hebrews 11 Opens a New Perspective on “Tent Theology”

- 38 从耶稣一家的漂泊，看顺服、盼望与公共见证 / 李泉
 From the Drifting of Jesus' Family, We See Obedience, Hope, and Public Witness

社会篇

- 42 耶稣也曾是难民 / 基甸
 ——道成肉身的爱与今日流亡者
 Jesus Was Also a Refugee—The Incarnate Love and Today's Exiles

读史

- 46 犹太民族迁徙史与当下启示 / 利维
 The History of Jewish Migration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oday

书影拾光

- 52 教会，在一个不属于自己的世界 / 美歌
 ——重读侯活士的《异乡客》
 The Church in a World That Is Not Its Own
 —Rereading Stanley Hauerwas's “Resident Aliens”

- 56 以清醒和悲悯，面对世间的杀戮与荒凉 / 孙基立
 ——三位犹太女哲学家在大动荡时代逆流勇进
 Facing the World's Carnage and Desolation with Clarity and Compassion

思考健身

- 59 重塑彼此的故事 / HT
 ——缺乏归属感的我们，渴望真实地活在群体的爱中
 Redefining Our Stories —Those of Us Without a Sense of Belonging, Yearning to
 Live Authentically in the Love of the Community

友你·友我

- 62 读者心语 / 南南不难、ANN、雅悯
 Befriend You, Befriend Me

● 漂泊中不是孤独前行

撰文 / 博学

许多人在一生中，都不会一直在某一地、某一城生活。尤其近30年的城市经济发展，改变了很多人的 人生轨迹，无论是中国庞大的留守儿童群体、外出务工人员，或是透过正常或非常渠道“润”到海外的群体……他们的生命底色，有对过往家园的依恋，也对不可知的未来充满期待和迷惘。

而漂泊感，或许是这一代人普遍的心灵样貌。中国文化中，有“落叶归根”的诉求；然而，流动性的社会，似乎让这种传统的情感归属渐渐被淡忘。

但如果视野往更广阔的场域，会看到，其实漂泊或迁徙，不仅仅是这个时代独有的社会现象。在大多数人的阅读记忆中，太多文学经典与影视作品讲述了主人公漂泊、寻找家园的故事，如《鲁滨逊漂流记》《追风筝的人》《撒哈拉的故事》……诗人杜甫以“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旅夜书怀》），写尽半生流离的苍凉与渺小；“此生流浪随沧溟，偶然相值两浮萍”（《芙蓉城》）——苏轼也曾感叹人生如浮萍逐流，聚散无常。

这些古今中外的名篇，将个体的漂泊与时代的浪潮融为一体。然而，如果只有人与世界的维度，缺乏从“人-上帝-世界”的终极意义上的审视，我们仍难以被赋予超越的力量和视野。这个力量之源，始于新天新地带来的终末的盼望。拥抱这份盼望，或许才能学习如何更好地活在此世。

正如彭怡珍老师近几年在进行的灵性陪伴的服侍，她说“全球大迁移是不可避免的，我们无法回到从前，

但是在与他人的联结中，感受到耶稣在你们中间，灵魂也会找到安定感。”（《漂泊年代营造灵性陪伴空间》）；学者王志希透过对《希伯来书》11章的解读，分享了“临时居民的3重特质”，这些特质会帮助我们如何在异乡中活出迥然的生命（《临时居民的3重特质——〈希伯来书〉11章开启“帐篷神学”新视野》）；钻研宗教伦理与公共神学的基督徒学人李泉，回顾了耶稣一家逃亡埃及又折返故土的故事，谈在漂泊中如何践行顺服、盼望、与公共见证。

全球散居宣教士基甸，分享在马来西亚接触当地难民的见闻，提醒我们“今日的华人基督徒更应该反思圣经‘怜爱寄居者’的教导和散居宣教的意义，

克服民族中心主义、种族主义和‘精致’利己主义，关爱来自世界各地（包括‘福音未得之民’的故乡）的难民，把上帝的爱带给他们。”利维从更广泛的历史的角度，介绍了犹太民族多舛的漂泊史，以及在流散中未被同化、创造力被发挥的文化基因。

本期采访了作家山眼的移民故事，以及几位90后青年人的心路历程。多加则以水彩画的形式，描绘了圣经中漂泊的场景——漂

泊最初的神学源头，虽然始于被逐伊甸，而基督的再来，将会带来一个全新的世界样貌。在路上的我们，不会因漂泊而迷失，而是与救赎主一起，参与到创造更美的世界之中。

CCM





圣经中的 漂泊与归宿 A

图 / 多加

《放逐》

门在身后关闭，
乐园成了回不去的乡愁

《在旷野》

鹤鹑振翅的黄昏，
旷野长出流动的粮仓

作者资料夹

多加，基督徒。华南美术馆签约艺术家、深圳市青年美术家协会会员、中日水墨协会会员。

艺术作品曾展于东莞市文化馆、北京中华世纪坛世界艺术馆、北京798时态空间、北京万荷美术馆、广州美林美术馆、东莞华南美术馆、深圳坪山展览馆等地。作品被多个艺术机构、私人收藏。



《四十昼夜》

四十昼夜的漂泊，
是神对陆地的二次创世，
在浪尖上孵化新文明

《亚伯与该隐》

亚伯的血在风里追问，
人类终成大地上的异乡者



《蒙召》

亚伯拉罕，带着族谱走向未知，
每一步都是永恒的投影。



1
身处此世、此国、此地，谁没有过被囚的感受呢？哪里没有不公、不幸和奴役？人怎么能不渴望公义和幸福，希望与自由？每逢听到类似的消息，都有点像梦里得着神谕，醒来不得安生。

更何况是“新世界”和“新应许地”啊！对我们来说，这些不甚清晰的词，曾经传递出远乡的味道。

——《从这里望见你的风景》 P7

2

相比之下，我所经历的迁移出于一些更为常见的原因，随着人生季节的变化启程奔赴或归回。我的迁徙轨迹更像是回应上帝在环境中的渐进引导：他使用我的处境、理性与抉择，在众多可能性中为我开路，而我则需要每个转折处察验他的旨意。

——《90后“海龟”职场新人，流动中找寻归属》
P12

3

人口大迁移是过去30年来，人类历史上最厉害的，并不是因为战乱，更多是因为选择变多了。这是全世界的一个社会现象。美国也是一个非常多移民的社会，常会看到许多人在搬迁。因为有很多条件和机会，我们变得不那么容易满足。

其原因之一，是因为社会的影响、教育的提升，我们会不自然地想要寻求不一样的生活。基督徒也在这个潮流中，是无法抗拒的。正如神选之人亚伯拉罕和他的后代，也一直在迁移，摩西时代是更大的迁移。神的百姓因着一些因素一直在移动，在这个移动过程中，我们更确信他是我们的神，是我们的产业。神的很多话都会给迁移中的人许多安定感。OCM

——《漂泊年代营造灵性陪伴空间——采访正道福音神学院彭怡珍博士》 P18

从这里望见你的风景

撰文 / 阿不壳

还不够明白吗？

我多么需要这种支持，需要接近那些真正爱基督、爱他爱到可以见到他的人。

我需要和那些人在一起，他们的一举一动都指出那个国度就是我的家。

——牟敦，《七重山》



在外面的世界

来美三年，不管住在市区还是郊区，眼前常有美景。可我也发现，面对周围的景色，心里常常缺乏与之联结的感情。

我们见过沉静如油、蔚蓝无波的芝加哥湖。湖面似海非海，大气却柔美，很难用任何对“水”的经验来表达临湖的惊叹。我们住过波士顿旁的小镇，从9月起，湖边的树层层匝匝变黄、透红，加拿大鹅来了又去。绿头鸭警觉地绕湖巡游，竭力避开凑近观看的人。可谁能抵御呢？那美丽的脖颈在阳光下流光溢彩，像丝绒，又像碧玺混入了祖母绿或绿晶石。正因为这色泽令人欣喜，人决定用鸭子为宝石命名，称所有由绿而蓝的宝石为“水鸭绿”（Teal Sapphire）。到冬季临近，树梢敷满白雪，湖水一片冰蓝，暗红色的连排房屋绕湖而栖，屋顶飘出片片白烟：好一个水晶球里的圣诞世界！

只是景色虽美，却没有与我们产生关联。我们没有在这里出生，祖辈也不曾葬在这里。这里的湖与风，都在吟唱另一个族群的歌曲。那是我头一次意识到自己身在国外。不过，我也清楚记得来前的兴奋。

人对外面世界的向往是按捺不住的。很多年前读林达的“近距离看美国”系列，为世界上还有这样的国家感动。虽然，书里的内容很多已时过境迁，可“有一个外面世界”的念想却留下了。“有一个外面世界”与信仰关联至深。

身处此世、此国、此地，谁没有过被囚的感受呢？哪里没有不公、不幸和奴役？人怎么能不渴望公义和幸福，希望与自由？每逢听到类似的消息，都有点像梦里得着神谕，醒来不得安生。

更何况是“新世界”和“新应许地”啊！对我们来说，这些不甚清晰的词，曾经传递出远乡的味道。

这可是“美丽的亚美利加”。这里的天空辽阔、平原富饶、群山巍然，并且上帝赐福它，使它的“善与美”为“全世界兄弟姐妹”所羡慕。（《America the Beautiful》）

它有“载入法典”的自由，有法可依。它有更平等的社会、更“纯洁的财富”。在这里，无数移民“充满豪情、踏平荒野、创出一片天地”。最重要的是作为“山上之城”，它为万众所瞩目（John Winthrop）。我们将在这里更自由地生活，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也继续为山上城发光而奋斗。

即使在情势大变的今天，这混合了信仰与世俗内容的梦想，仍是许多人心所向。而如果不期待这些，我们还能期待什么呢？

有了新的乡愁

有时我会想起十多年前，当时我和C刚结婚，穷困孤单，对生活深感无助。有一年两人轮流生病，互相给对方读书，从《柏格理传》中读到花苗人的故事。

那些长期受压迫、不知尊严与自由滋味的“化外之民”，那些没有土地、没有希望的赤贫人，头一次听说了耶稣降世救人的信息。

“耶稣也要来寻找我们吗？”几个苗族人问。

“是的。耶稣现在就来寻找你们了。”党牧师肯定地回答。随着党牧师耐心地讲解，这几个苗族人终于稍稍明白了：竟然会有人热爱和关心苗族，对他们来说是那样新奇而不可思议。

“有一个叫‘爱稣’的人爱我们！”他们奔走相告。这个好消息“像野火一样，很快传遍了整个乌蒙山区”。

当时C发了一周的高烧，那天是主日，他慢慢坐起来，说：“我想去教会。”

我们坐一个多小时公车去到教会，礼拜已结束，正是小组分享时间。大家见到我们都有点惊讶，而C鼓起勇气说出那温暖了他心里的一团火：

“大家，我们不要活得那么拘束，因为上帝爱我们呀！”

其实他也不知道怎样叫作不拘束，那一刻他只是确信：上帝爱我们——耶稣爱我们。和苗人一样，这简单又莫名的信息，在我们几乎什么都还不明白的时候，就洞穿了我们。

那是“外面世界”闯入的一刻。我们怎么也没想到，它居然是一个“人”的形状——是创造主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为挽回无力自救的罪人而牺牲。那和真理一样坚稳决绝的爱，将我们熟悉的旧世界撞出了破口，从那边吹来我们从未感受过的风，朝那边确实望见了另一片风景。

它也令我们渐渐变得“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很多时候，那不是一种愉快的感受，就像一种我们从没想过的新的乡愁。

风景如此动听

怎么不是呢？关于上帝创造世界、道成肉身、被钉十字架、从死里复活……多古怪啊，对我们所有人而言，这都是不可思议的“世外”之事，哪怕一个人因为认识耶稣，开始意识到自己身处有神的时空。因为“有神”不是我们熟悉的世界观，一个有意有情的宇宙也不是我们“对世界整体的背景理解和感知”（泰勒，《世俗时代》）。

以现代的目光观看夜空就如凝望一片慢慢消融入迷雾的大海……彷徨无路、迷人心窍、彻底疏离……帕斯卡对于“无限空间之永恒寂静”的恐惧……（C.S.路易斯，《中世纪的星空》，包慧怡译）

很难想象，西方人一度相信天宇内充满音乐。柏拉图设想七个天体围绕地球运转，每个天体都有自己的音调，“音调之间相互和谐，构成一曲宇宙的大合唱。”（《蒂迈欧篇》）与现代人相比，中世纪人更像“被领入一座气势磅礴的大教堂的人，而非无垠海洋中的迷失者。”（《中世纪的星空》）

而当我读到托尔金描写的创世（《精灵宝钻》），我为它脱胎于圣经而惊奇，更吃惊它出自当代学者之手。

托尔金想象造物主通过音乐来创造世界：先给出乐章最初的主旋律，再命令一切被造参与。围绕它出现了无数的和声，包括看似破坏和扰乱的部分，譬如源自自由意志的反叛、世界的堕落、罪带来的创伤。为此，原本壮美恢弘的旋律融入了深深的哀伤与悲悯。但这温柔的音色始终没有被“狂乱的声音之洋”扑灭，反倒越来越强大，渐渐汇成关于创造与救赎的完整主题。最后，神亲自奏响了最终章，一切都被赎回——“事情的终局强如它的起头。”（参《传道书》7:8）

我深受震撼。原来，有关世界的故事在讲述这般主题。而这样一种宇宙级别的风景，其中心居然仍旧是——“有一个名叫‘爱稣’的人”。





我们在被寻回

在这里，我们不时和家人讲述国外，相比之下，分享“爱子国度”要难得多。无论在家乡还是异地，一些相似的事物早已跨越大洋，一统天下。

我们共同生活在现代商业社会，有时真感觉天变成了铜，地变成了铁（参《申命记》28:23）。天空深处不再传出音乐，人也无从想象“天上的诸军、放光的星宿”赞美神。我们把大地看成矿床，又当作人类的垃圾掩埋场。连时间都不再奔往上帝的永恒——时间更像是“一座奔跑的坟墓”（Dylan Thomas）。

关于人生，我们眼里只有此世的、与自我有关的目标。真的存在更大和更恒久的事物吗，在这小小的铁盒子中？

可当我想起花苗人的“爱稣”，我会记起我们也曾贫穷但轻快，为了追寻他的脚踪翻山越岭。我会想起曾经目睹的风景。

有时是在教会里，礼拜结束后突然从许多人中看见“一个女人把脸埋进手心”——

整一个她从那些指缝里流淌出来
她的小个子丈夫温柔地说：

“上礼拜工厂被火烧去了三分之一……”

有时是在代祷时。当祷告以年为单位，一些支离破碎的景象有可能被连为一体。分开看，那不是美景，可在祷告时，总有一个名叫“爱稣”的人在当中。也只有在祷告里，才有机会看见神的儿子怎样透过一个一个人——“在某年某月，几乎不可能地、荒谬地、在某某地点复活了”（迪拉德，《听客溪朝圣》）。

不过最明亮的景色，当属和学生们一起。没有孩子的两个人，头一次感受到爱的托付。“你牧养我的小羊。”仿佛从心底里流淌出爱和牵挂。我们一起敬拜、吃喝、读书；我们一起走山、游泳，在布满露水的江畔围火唱歌。我们一起思考和求问：上帝在哪里？看看这一点也不像有神的世界！——上帝在哪里？这确实是年轻人在问的问题，无论他们用什么样的词句。这些问题使我们赤裸和脆弱。这些问题使我们记起自己同样是迷失的，也同样不断被呼唤和找寻。

扫描二维码，阅读作者更多文章：

《活在日常里，活在期待中》



《从此活在一个好故事里》



唯有那片风景

还有一年，我们亲眼看到了火流星。疫情管控最紧时，我们被困北疆，只有晚间出门散步。那颗星仿佛尾随身后，像一团橘红的火，又低又亮，在空气里燃烧了好一阵，才倏地燃尽了。那些夜晚我常站在玉米地里，说是祷告，但多半无话。然而，我确实知道自己在一位神圣者面前。他比晚风轻柔，比轻碰的玉米杆子安宁，比那似火的星星离人更近。他广大胜过命运，小若怜悯哀伤的歌曲。那一刻，我深知他与我，也与我的同胞们一起。是啊，有时也会被赠予那般风景，让人得着确信：因着耶稣的死与生，再也没有一桩人生的困厄里会没有救恩。

如今，我们仍旧看不清这边的景色，因为还没有进到与他相连的人群深处。可我们知道，“美国梦”不是他给我们的梦。

我们追求过自己的事业，想要唱出独一无二、属于自己的歌曲——甚至以“服侍神”为名。我们将野心带入服侍而不自知。大乐章中由反叛者奏响的部分，我们不但熟悉，只怕终身都难以彻底摆脱。

无论我们去往何处，这不和谐音都会伴随我们，扰乱本该和美的旋律。所幸得胜的是神的乐章。

我们见过那为人忧伤的面容，他问：“你

爱我吗？”又说：“你喂养我的羊。”（参《约翰福音》21:16-17）正是这句话，使人甘愿不断离开“本地本族家”，离开欲望和自我成就，离开旧的世界，不是因为家乡不美，而是因为“故园无此声”。

我们需要凭信心一再望见那片风景。就像当时在玉米地中，似乎有点孤单，还有一点无所事事。可他在那里，与我和我的伙伴们一起，哪怕我们还没有认出彼此。因为他知道天路必须一起走，天路客也要能互相呼唤：“我们到耶和华的殿里去。”

是的，主啊，我需要和这样的人在一起，我需要从这些有时疲惫但仍忠心的面孔中认出你。因为对我们而言，“只有基督所在之处才有生命”（《希腊文中文词典》解释“靠圣灵得生”）。

这样的景色会使我们所在之处无不成为异国，但又处处足以为家。OCM



漂泊年代 营造灵性陪伴空间

——采访正道福音神学院
彭怡珍博士



彭怡珍 / 口述
编辑部 / 整理

EDITOR'S NOTE

编者按

当下，人口的流动已成为这个时代的重要议题之一。在宏观层面，人口迁移会影响人类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而在微观层面，每一次迁移，都会对文明进程下的个体，带来影响和冲击。许多人在漂泊中感受到心理与情感的双向孤独。如何关怀这些个体，或许是上帝给今日教会和基督徒的使命。

为此，《海外校园》特别采访了正道福音神学院的彭怡珍博士。她的研究范围包括基督教教育概论、讲道学、灵性陪伴；著有《生命中不可缺少的灵性陪伴：和耶稣一起成为最好的倾听者》《从心跟随耶稣》等。她结合自身服侍经历与体会，分享漂泊年代如何营造灵性陪伴空间。

本期访谈音频播客，已于“有盏灯”播客推出。扫描以下二维码即可收听。



小宇宙



Podcast

何为灵性陪伴？

彭：灵性陪伴，顾名思义，指一个人陪伴另一个人。这个陪伴有一个目的，就是帮助Ta在追寻灵魂、灵性、生命的过程中有一些深层的探索，以及怎样陪伴Ta在这些探索过程中，体会、感受、发现主耶稣与圣灵的工作在其中——无论是对Ta的回应、安慰，还是鼓励。这种陪伴其实是“三把椅子”的陪伴，也就是说我的陪伴是对Ta的支持，帮助对方在Ta的生命议题、灵魂深处或心灵的需要中，和耶稣、圣灵有一些互动。这样的引导、安慰、同在，会开启更大的一个心灵的空间、生命的动力。这是陪伴的一个焦点。

灵性陪伴与心理辅导有何不同？

彭：最大的不同是，一般辅导是因为我遇到一些难题——例如婚姻冲突、情绪困扰，等等，需要有人辅导。因此大部分辅导的焦点是帮助人面对这个问题，发现自己、厘清问题、提供解决途径，等等。这个前提下，辅导的关系基本上随着问题的结束而结束。而灵性陪伴，无论是灵性的追寻或过程，应该是长期持续的。诚然，我们也会面临一些人生的问题、当下的困难，而陪伴的焦点，是在困难的处境中，你的灵魂浮现怎样的渴望？内心出现怎样的声音？在这个空间中，我们察验耶稣有怎样的回应，耶稣有什么力量给你，或者在耶稣的同在中，你发现了什么，什么东西被拿开。

因此，我们所说的人生的问题和当下的困难，其实是一个媒介，让我们走入一个更深的属灵的历程。灵性陪伴会帮助你，持续地分辨：圣灵在你的里面，在你当下的处境中，有什么邀请，有什么工作，等等。

希雅回应：我的理解是灵性陪伴不是问题导向，而是需要营造一个空间，借着生命与生活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将对方引导到耶稣面前。

彭：当然，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都在基督里，常常借着祷告、敬拜来到耶稣面前。但是这个陪伴的空间是需要刻意营造和关注的。这个世界让我们的心很忙乱，我们的心常常会因着追求生产力而变得迟钝，比较不容易去察验、分辨、领受圣灵的工作与耶稣的邀请。有时我们也没有这样的空间，认识自己内在的需求。因此灵性陪伴就是提供这样的一个空间。



扫描二维码，阅读本刊对《从心跟随耶稣——马可福音灵修信息》的书评：



如何牧养边缘群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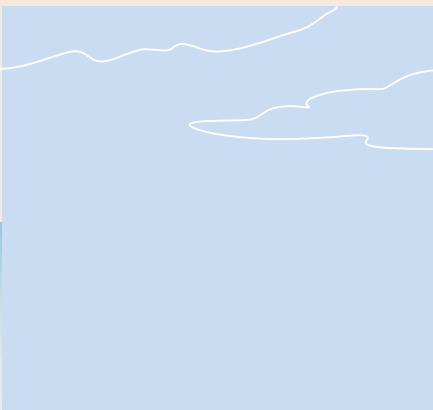
BOX：当下许多人，一方面由于迁移而有内心的漂泊感；一方面即便生活安居，但因着缺乏终极意义的盼望，产生灵魂深处的虚无感。也有许多年轻人游离于教会之外。如何牧养和关怀这些群体？

彭：这是非常切身的议题。人口大迁移是过去30年来，人类历史上最厉害的，并不是因为战乱，更多是因为选择变多了。这是全世界的一个社会现象。美国也是一个非常多移民的社会，常会看到许多人在搬迁。因为有很多条件和机会，我们变得不那么容易满足。其原因之一，是因为社会的影响、教育的提升，我们会不自然地想要寻求不一样的生活。基督徒也在这个潮流中，是无法抗拒的。正如神选之人亚伯拉罕和他的后代，也一直在迁移，摩西时代是更大的迁移。神的百姓因着一些因素一直在移动，在这个移动过程中，我们更确信他是我们的神，是我们的产业。神的很多话都会给迁移中的人许多安定感。

对于许多小老百姓、许多平凡普通地跟随耶稣的人，迁移过程中，我们可能更多关注生计，如何适应新的环境。这个过程中，如果你内心一直觉得自己是外来的，不属于这里，那你势必感到孤单。即便有和你讲一样语言的人，还是很难压得住孤单感。这涉及另外一个议题：神希望我们活在一个群体中。因此基督徒不论迁移到哪里，一定要让自己有一个属灵的群体。这个群体不用很复杂，即使只有两三个人。

因此我鼓励你，无论你有没有学过灵性陪伴，你都需要找到一个属灵的群体。这也是一种属灵操练，你能邀请别人进入你的生命，你也能进入别人的故事。全球大迁移是不可避免的，我们无法回到从前，但是在与他人的联结中，感受到耶稣在你们中间，灵魂也会找到安定感。很多人在教会没有归属感，原因之一是没有人和TA有深入的对话、心灵的沟通。因此，鼓励你，在一个新的环境中，一定不要放弃，一定要相信神预备的没有拜过巴力的人还是很多的，你需要首先成为一个邀请别人进入你生命故事的人。

在灵性陪伴中，很多人会经历人生的低谷、属灵的低潮。我常常鼓励他们看以利亚的故事。以利亚的低潮不只是孤单，还有苦毒、愤怒、沮丧，但是神没有立即解决他的问题，而是给他一段时间沉淀。神在出现的时候亲自陪伴他，问他：“你在这里做什么？”神帮助他开启他的内在，在这其中，他与神有更亲密的相遇。很多人漂流到一个地步，好像进入一个洞，但这个沉淀期是宝贵的。当你再一次遇见神、看见自己的时候，你会有一个新的空间，神一定会引导你走上新的路。因此，漂泊感或边缘感，会成为你生命的养分。



如何成为好的灵性陪伴者？

希雅：我也是一个迁移者，从上海，到昆明，再到清迈。这几年，来清迈的中国人越来越多，很多基督徒来这边不断换教会，缺乏对人的信任，也缺乏一种安定感。如何克服呢？

彭：首先，需要理解大家的心理状态。大部分人内心或许是不稳定的，不稳定时就会旁观，包括保护自己，这都是很正常的心理反应。其次，想办法让对方感受到你信任Ta。这需要智慧，也需要时间的累积。

希雅：大部分基督徒没有经过培训或教导，如何成为一个好的灵性陪伴者呢？

彭：灵性陪伴在应用层面是非常大的。我的感受是，很多教会的教导或沟通，比较忽略这一块，诸如内在状态、发现圣灵的工作、耶稣给你怎样的指引，等等。我们的语言比较缺乏，或许在教导、沟通、讲道时，可以多一些这方面的语言。不论教什么，让这些内容拉近我们与神的关系，让属灵的互动更真实一些。我们的关怀、代祷也可以多一些灵性陪伴层面的内容，为我们的灵性，以及与耶稣、圣灵的互动祷告。这些其实应当是在基督徒真实的生活中自然发生的。我们需要创造这种文化，而不是觉得信主了就是去教会，没有其他的空间。你对耶稣和圣灵的认识，有没有更多个人性的体验，这是值得去开发的。

BOX：在您多年的神学教学和服侍中，有没有比较触动人心的故事或个案？

彭：我做这项服侍，发现大家的内心其实有很深的渴望，只是比较少有机会表达。有一位弟兄，和他妻子常常在婚姻中有冲突，他妻子常对他不满意。他很沮丧，也不知道怎么办。她与我多次分享。有一天我和他说：“弟兄，你婚姻的问题我都听见了。我想问你，你灵魂的状态怎么样？”他当时不知如何回答，只说“我不知道”。我告诉他一项很简单的操练，“下班后不要着急回家，在你办公室附近找一处有花、有凳子的地方坐下来，就坐20多分钟，感受耶稣坐在你旁边。”他去了两次，过了一阵子他来找我，我问他有什么感受。他说挺享受这样的氛围，有树叶，有风，很安静。后来过了段时间他又来找我，告诉我，他感受到耶稣向他走过来，但是他说：“我告诉耶稣不要过来，因为我身上很臭”。他说尽管他让耶稣不要过来，耶稣仍然走过来，并且给他一个拥抱。他就哭了。

我听后非常激动。他说他第一次感受到心被温暖，并且融化。他感受到耶稣的爱与接纳。当然他的人生还是会有困难，但是他的信仰就被打开。这是圣灵的工作。

还有一位传道人的妻子，她有服侍的呼召，对自己的期许很大。她也很会祷告，属灵的事情一样不落下。可是她的服侍遇到一些困难，感觉像被困住，因此很不开心。时间久了就影响健康。她告诉我自己灵性低落，原来的雄心大志无处施展，导致她对自我价值产生怀疑。我鼓励她，一个礼拜两次，坐在有阳光的地方半个小时，感受耶稣的同在。我告诉她，你要照顾心灵像照顾身体一样，让耶稣与你一起关顾你的心灵。如此持续了一两个月后，她逐渐感受到内心的一种安定感，在耶稣的同在中，她的价值感也可以恢复。我看到她后来慢慢有了笑容。

这两个案例使我印象深刻。我做灵性陪伴的服侍，自己也得到很大的益处，看到圣灵在别人的生命中更新，非常感动。

希雅：基督徒常讲灵修、亲近神，为什么还是无法营造这样的空间？

彭：我们常给自己设定很多目标，如事工的目标、灵修的目标（一年读几遍圣经），等等。这使得我们一直处于一种忙碌中。灵修最大的障碍其实是，我们慢不下来。我们对“慢”有一种负面的理解和体验。但是，灵修一定要慢，如果不慢下来，无法体会灵修的美好与深度；如果不慢下来，无法察验神在生活中很多细腻的工作。另一方面，我们习惯于提供简化的属灵的答案，这个答案其实会抑制这个空间。

希雅：线上的灵性陪伴是否可行？

彭：可以的。当下大家也很习惯线上的交流。但是也不能取代线下实体的陪伴。 

扫描二维码，阅读作者在“加点盐”灵修专栏发布的灵修作品：



身兼工程师、作家， 新移民女性的“斜杠”人生

山眼 / 口述 BOX / 整理

信仰对于我，是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是我认识自我和世界的锚点，激励我去探索人事物的内在联系，
也使我了解一切事物的归宿。

EDITOR'S 编者按 NOTE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对于大多数漂在异乡的人来说，这句诗写出了无数人共同的心灵样貌。彼时社交媒体并不发达，人们似乎只有透过地理意义上的“归来”，维系亲情关系。而如今，社交媒体的便利，似乎也从某些层面拉近了我们与朋友、亲人之间的关系。乡愁不再只是地理意义上的，更多的是心灵层面。

本期采访的作家山眼，出生成长于中国陕西西安。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2000年移居加拿大。多年来，在本职工作之外，创作了多部文学作品。写作对她来说，不仅是爱好，更是一种心灵的安顿与仰望。

受访者：山眼（生于陕西西安，现居加拿大温哥华。获加拿大应用科学硕士学位，现为电力项目主任工程师。文章曾多次发表于《海外校园》、《举目》。著有长篇历史非虚构《行医者》、长篇小说《重逢1900》。《重逢1900》获2020年美国杜克大学雅歌文艺奖。小说作品广泛发表于国内文学期刊杂志，如《十月》、《花城》等。《行医者》、《重逢1900》即将在恩道电子书平台上架。）



Q：当初为什么会选择移民呢？最大的挑战和困境是什么？

A：我是20世纪90年代读的大学，毕业后很想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那时考了托福、GRE，正在办留学。后来有一个移民机会（因为我的专业是理工，还是比较适合这条路）。加拿大当时很欢迎各国移民，福利、政策、高等教育的质量各方面都不错。于是我申请了移民加拿大，不久就拿到了移民签证。

当时移民对我而言，动力是足够的，但我在西安长大，又在西安读的大学，是比较恋家的孩子。忽然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语言、文化等都是需要适应的，这对我是最大的挑战。当时还没有脸书、微信等社交媒体，与国内家人联系用的是电话卡，想家令我感到很低沉。去加拿大后，没有考虑工作，而是选择继续读书。感恩的是，这个过程比较顺利，我得到了在SFU（西蒙弗雷泽大学Simon Fraser University）工程系读研究生的机会。虽然如此，当时对于所选专业的发展方向、工作前景等还免不了有些担忧（因为加拿大的工作机会并不是很多）。最初的困境和挑战，基本就处于对过去生活的留恋，以及对未来不确定性的不安。

温哥华很美，气候适宜，空气非常好，刚来的时候感到很惊艳。但是这些并不是我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至少刚开始的时候不是），作为一个外来者，对新的环境有很多好奇，同时需要不断了解和学习。还有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需要建立与这个社会的联结，需要一些可以分享的人。

我来到SFU，认识了一批中国留学生，我们用中文交流，轻松自然，没有讲英文的压力，不需要时刻调整自己。现在回想，同胞之间的彼此支持、互相帮助很重要。留学生社区使我建立起与社会的联系，同时将这种联系回馈给他人。

Q：在你移民的年代，中国外交环境和现在是否有些不同？你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A：我2000年移民，当时不论是中国对世界，还是世界对中国，都是非常开放的环境。大家对外面的世界有好奇心，包容心也强。当时也是全球化上升的阶段，整体社会相对和谐。加拿大本地的人对中国不是很了解，也会产生一些善意的误解。不过总体来说，加拿大社会还是比较友善的，除了极个别的事件以外，我没有体会到敌视或歧视，我觉得相对还是蛮好的。

过去20年，我从留学生一步步成长到今天，也看到新的留学生不断过来。我们当时，大部分人都是来读研究生或博士的，都要做助教，或者研究助理来得到资助。后来随着中国经济的起飞，留学生的平均年龄变得更小，更多人是来读大学本科，甚至来读高中。他们的经济状况也越来越好。随着中国留学生、还有加拿大整体的华人移民越来越多，这里的中文服务逐渐提升，留学生的内部交流也很多，因此后来的留学生不会像我们刚来时那么孤独。当然他们在学业中也会出现各种状况，比如专注度不够，与加拿大社会的接触更少，相对封闭，而且他们对外面世界的看法都和我们当时不同。

我们刚来时，对西方世界更多是一种学习的态度，后来的留学生，对加拿大社会有时会持批判态度。中国经济增长很快，人们的民族主义情结或者民族自豪感越来越强。还有一个现象是，在国内就已信主的学生也多起来。我后来做学生事工，这些都是我的观察。



Q: 你是在国内还是到国外后信主的？信仰对于你的意义在哪里？

A: 我在国内几乎没有接触过基督福音，周围也没有基督徒朋友。到加拿大之后，认识了一些留学生，留学生中有基督徒，也有华人教会的一些学生工作者。他们会组织面向留学生的活动。对我比较有吸引力，那时候我很孤单，也没有车，很高兴参加教会组织的出游活动，和周末基督徒提供的载人买菜（我们住在校区，离商业区有距离，如果没有车的话，购买食品杂物有点困难）。当时有一位新西兰的老华侨王医生（Dr. Wong），组织几位基督徒，载大家去买菜，坚持了十多年，也在校园内开办英文查经班，帮助大家学圣经、学英语。还有一对印尼华侨骆先生夫妇，也会每周带没有车的人买菜。我那时会坐他们的车，他们很关心留学生的生活。在聊天过程中，他们也会介绍福音，有时讲讲圣经经句，感觉蛮好的。后来也有人邀请我参加了一两次布道会，但当时并没有很快归信。

但在学业中，一直有一些迷茫，不知将来出路怎样，也不得不面对这样的问题：有些觉得很好的人，包括感觉良好的自己，为什么也会出现严重的人际冲突。我意识到福

音乐会帮助我们更好地看见自己、探索灵性和对世界的很多疑问。那个阶段我就更多地参与教会活动。当时也是SFU团契的起步阶段，在骆先生夫妇的带领下，在一个留学生家里开始了小型的查经班，最初大概有五、六人。那时查经班的同学们真是如饥似渴，思想、讨论人的罪性、神的永恒与全知全能全善。我自己常常有茅塞顿开的感觉。后来查经班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同学。从那之后，我也开始参加大温哥华圣道堂（ECBC）的崇拜。后来唐崇荣牧师在这里办布道会，我就在布道会上决志信主。

信仰对于我，是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是我认识自我和世界的锚点，激励我去探索人事物的内在联系，也使我了解一切事物的归宿。

Q：你是大概什么时候开始文学创作的？可否分享你的写作故事？

A：我开始文学创作，和《海外校园》（以下简称《海》）有相当大的关系。那几位带我们去买菜的华侨夫妇当时会给我们看《海》，我读后很受启发。信主后，我最开始是给《海》投稿散文、杂文，后来看到有小说的征稿，我很有兴趣，就投稿了一篇《V城市的一天》，当时得了二等奖，对我是很大的鼓励。后来连续在《海》发了两三篇短篇小说，从此开始了文学创作，也确信自己是可以写小说的，并且得到一些认可，比如中篇小说《维纳斯的春天》获得台湾道声出版社百年征文奖，短篇小说获得北美汉新文学奖等。虽然我学理工科，但从小爱好文学，也大量阅读，在文学上有多年积累。从中国来到加拿大的很多转变，触发了我很多思考，这些可以透过小说表达出来。

我希望自己的小说有一些探索性的内容。我写了一些短篇小说后，对人的有限、以及人在苦难绝望中与上帝的情感互动产生兴趣。我看到在庚子教难中，山西的很多基督徒包括宣教士殉道；在网上读到他们逃难的日记，就非常希望对这个群体有些深

入了解。于是我开始搜集资料，希望写一部庚子年与现代生活交织、东西方故事相交织的作品。这部小说对我来说是大部头，终稿38万字，前后写了七年，改了不止六七稿，在2021年以《重逢1900》为书名出版，获得杜克大学雅歌文艺奖小说类别的三等奖。同时因着施玮老师发起“铭贤系列”的写作计划，我在2018年开始搜寻康成和石美玉的现存资料，创作了长篇非虚构《行医者》，讲述第一代医生传教士的故事，这本书2020年出版。之前还出版过一部中短篇小说集《青春作伴》。这之后的许多作品在国内有影响力的文学期刊上发表。

我本职工作是电力工程师，还在教会服侍、照顾家庭，等等。但投入写作对我而言意义蛮重要的，它是向内的表达，是更深入地探索，是在信仰的框架下，对世界和自我的认识。

扫描二维码，阅读《V城市的一天》



Q：这些年，你的创作更多见于社会性的文学刊物。你是如何选择写作题材的，是什么激励你持续不断写下去？

A：2022年之后，我的作品更多地在国内的文学期刊发表。写作题材大概包括两方面：中短篇小说包括对我周围发生事情的观察，集中在海外的移民生活、文化冲击，比如《范德霍夫的异乡人》（《芙蓉》）、《欢血》（《花城》）、《二零二五》（《长江文艺》）等；长篇小说是历史题材，如《观月者》（2024年发表在《十月·长篇小说》），写的是清代天文学家王贞仪的故事。

至于持续写作，一方面是大量的观察、写作的练习之后，更多地觉得写作是一种乐趣，是我喜欢做的事；另一方面，写作对我最大的吸引力是，透过对人物的再现，从另一个角度理解这些人物，包括对他们的情感、痛苦、愿望、复杂性的理解。我对人、人性一直很感兴趣。写作是我对生命的思考、对世界的好奇，一个非常好的安放的地方。在写作中，我不仅对人的生命和灵性有更深入的了解，对神的认识也更深。在这个层面，写作是我的呼召。

Q：你和先生也在教会服侍。可否聊聊你们在服侍中的故事，有挣扎和挑战么？

A：我和先生都是在SFU学生团契信主。2002年受洗前，已开始 in 团契服侍。后来更多留学生过来，他们的年龄、生活习惯，都和我们当时不同。学生事工的重心也发生变化。毕业参加工作后，我先生做学生团契的导师，培育下一代的年轻同工。2018年我们从SFU团契中退出，我先生在教会成人主日学中服侍。我除了写作之外，也参与过圣道堂其他的事工，包括短时间的儿童主日学服侍。服侍是一个团体，这些年我和先生见证了很多同工忠心的付出。

服侍肯定是有挫折的。比如做学生事工，需要及时调整自己去了解年轻一代的想法；需要花很多时间关怀学生，当时家庭的需要与服侍的需要会有冲突，常想自己是不是做得不够好。另外培养成熟起来的年轻同工因为毕业很快就走了，要不断面对新面孔。感恩的是，在这些高低起伏的过程中，我们和SFU团契的同工都见证了神的恩典，看到很多在团契中成长的基督徒分枝散叶，在加拿大、美国、国内继续事奉，成为一些学生和教会事工的主要力量。我学到的功课是，同工之间真诚沟通非常重要。信主久了，很容易讲很多“属灵”的话，有时在沟通中，会造成障碍。另外，我觉得“合一”是指心志上的“合一”，并不意味着在具体事务的操作上都要一样。每个人的视角、需求、习惯都不同，在一项事工中很可能有不一样的意见。我学习到拥抱这种“不同”，也接纳别人与自己的“不同”。



Q：你的创作既有传教士系列的基督教文学作品，也有面向一般读者的文学作品。你也是一个持续在阅读的人。请问你怎么看待基督徒对于社会科学和文学作品的阅读，有什么建议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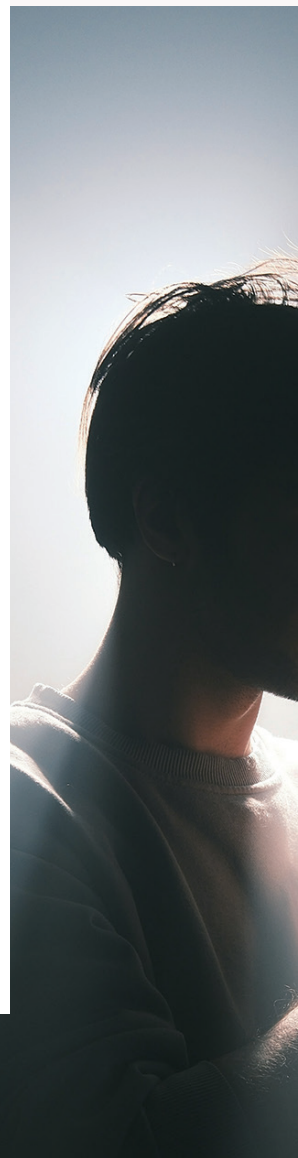
扫描二维码，阅读《乱世中的一股清流——读〈行医者〉》



A：我的阅读量蛮大的，包括人文社科类、文学类、以及信仰类书籍。当然我的阅读是在一个框架下的，更多的是批判性阅读，有的会接纳吸收，有的立场需要持守。我发现有些基督徒只读圣经，包括属灵书籍也反对看，认为都是从人来的。这种视角其实会限制我们在信仰中与他人的交流。圣经固然是根本，但并不意味着其他书籍都和圣经是对抗关系。我们需要了解上帝有普遍恩典，即使在一些社会性的书籍中，仍然存在着对我们有益的知识甚至智慧。这样我们的信仰，包括思想生活都不会太封闭。我们需要对世界有一定的了解，锻炼出相对成熟的判断力，能够与世界对话。

我觉得基督徒是可以在文学艺术领域，打开眼界去了解的。因为基督信仰并不是教条，不是基督徒该做哪些事，不该做哪些事这些规条。我们在内心深处和神的交流是灵魂层面的一种相遇。通过对灵魂的丰富认识，我们可以看见上帝。在这方面，文学和艺术都提供了一些很丰富的样本。文学不是信仰，但它是一个途径，我们由此可以了解人性、人生的丰富性，包括人性的罪性和盼望。通过阅读文学作品，我们更有可能共情他人，也能帮助我们学习去爱人。经典文学作品，如《卡拉马佐夫兄弟》《悲惨世界》等，到今天都震撼人心。优秀的作品，无论作家是否是基督徒，他们在作品中传达出的内容，对于我们了解人、了解人心的种种，都会非常有帮助。当然，文学艺术背后的价值观，也需要审慎看待。

建议大家在阅读圣经之余，能花一点时间，先从阅读当代的属灵书籍开始（如杨腓力、提摩太·凯勒等），这些书籍会帮助我们如何将信仰应用在当下的生活中。当一个主题被写为一本书的时候，它的完整性远远比一篇社交媒体上的文章所带来的更多。在短视频和碎片化信息的时代，深度阅读更加重要。此外也可以多阅读基督教文学作品，或更广泛意义上的文学作品。OCM



圣经中的 漂泊与归宿 **B**

图 / 多加

《扫罗与大卫》

岩穴藏起受膏者，
王权在流亡路上淬炼成型



《路得和婆婆》

苦痛织就的披风下，
两代寡妇互为故乡



《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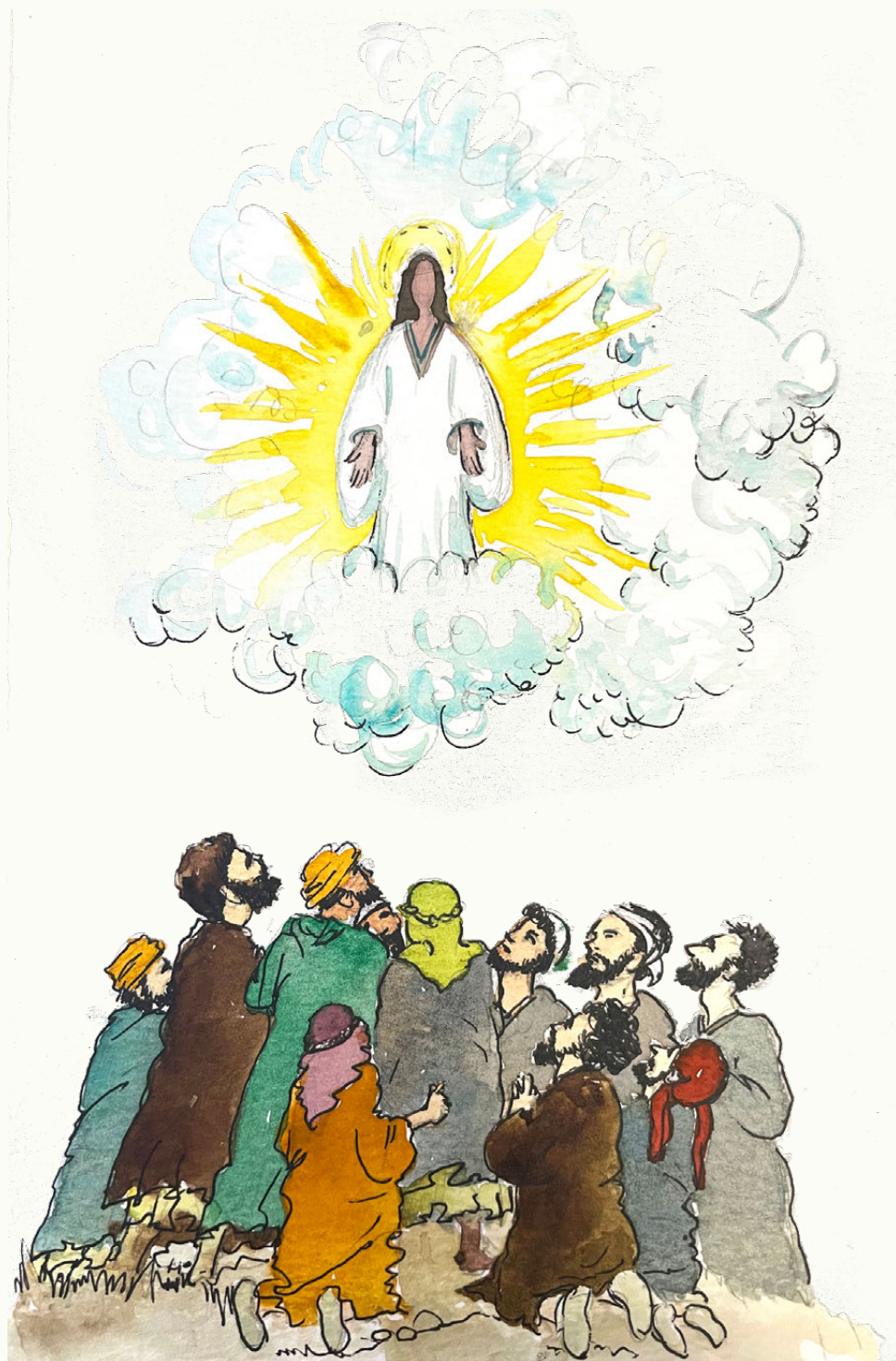
当枕头被世界抽走，
怀抱向浪子敞开成故乡



《新天新地》

不再有旷野！

神的帐幕覆庇万族擦伤的脚步



1

亚伯拉罕等人之所以能够以此世为异乡、甘愿一生持守临时居民的身份，乃是因为他们以他世为故乡。以信心作为灵觉，带给他们一个终末的盼望，这个终末的盼望就是“那座有根基的城”（参《希伯来书》11:10）、“一个家乡”（参《希伯来书》11:14）或“一个更美好的天上家乡”（参《希伯来书》11:16）。这座终末的城市和家乡不是美索不达米亚，不是迦南，而是一个尚未抵达却更加真实的应许之地。

——《临时居民的3重特质》P33

2

无论我们身处何地、身份如何改变，圣诞的信息不仅是“神的同在”，也是“神的同行”——他在迁徙的道路上塑造我们的品格，也差派我们走出舒适区，走进邻舍和陌生人，去倾听哭声、播种盼望、践行公义。下一站或许仍不是我们的终点，但因着那位曾经流亡的圣子，我们已在每一步顺服中，提前尝到了家乡的温度。

——《从耶稣一家的漂泊，看顺服、盼望与公共见证》P38

3

在漂泊、散居于异国他乡方面，我们华人跟犹太人有相似的历史记忆。从晚清时期南洋华工的海外谋生，到太平洋战争期间华人的战乱流离；从19世纪华工如奴隶般被贩卖至北美修建铁路、在排华法案的冷酷政策下饱受歧视，到散居东南亚的华人在20世纪遭到的排华清洗、暴力攻击甚至屠杀，华人与犹太人一样，成为飘零“寄居者”的苦涩象征。今日的华人基督徒更应该反思圣经“怜爱寄居者”的教导和散居宣教的意义，克服民族中心主义、种族主义和“精致”的利己主义，关爱来自世界各地（包括“福音未得之民”的故乡）的难民，把上帝的爱带给他们。

——《耶稣也曾是难民——道成肉身的爱与今日流亡者》P42

4

犹太人最根本的生存机制，是对信仰与记忆的代际传承。他们深知土地可以丢弃，语言可以改变，甚至生活方式可以因地制宜，但对核心故事的讲述——譬如出埃及、旷野漂泊、西奈盟约——绝不能中断。这对我们是一个重要启示：在全球化、世俗化浪潮中，我们是否还有能力讲述自己的核心叙事？当有人对你说“世界宗教大同”时，又能否在多元价值中确立自己的信仰根基？

——《犹太民族迁徙史与当下启示》P46

临时居民的3重特质

——《希伯来书》11章开启“帐篷神学”新视野

撰文 / 王志希

“他们居住在自己的国家里，却如同寄居者；他们作为公民在一切事情上尽本分，却又作为外人忍受一切艰难。每一个异国对他们而言都是故乡，而每一个故乡对他们而言又都是异国。”

——《致丢格那妥书》(Epistle to Diognetus)

Sojourner

迄今为止我总共搬过14次家，其中5次搬到新城市，1次搬到新的大陆。搬家意味着从一个熟悉的地方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需要重新适应新的环境。

“适应”是移民故事中最常听到的一个词。适应，意味着陌生的地方渐渐变为熟悉：如去哪里购物、上学、上班、如何搭乘交通工具、如何用新的语言表达自己、找到什么样的归属群体以及在法律身份上成为新群体的一员，等等。

从法律身份上看，移民来到一个新的国家，适应与未适应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是否成为“永久居民”。而在未成为永久居民之前，我们的身份就只是“临时居民”，是不稳定的、随时可能要离开的人。我和太太从2012年开始在香港做了7年的临时居民，到2019年才成为永久居民。在那7年中，我们总是感觉随时需要离开这座城市。2023年8月我们搬到加拿大，再次成为临时居民，直到如今。

2023年底我为了一个关于埃德蒙顿(Edmonton)基督教历史的研究，在阿尔伯塔省档案馆(Provincial Archives of Alberta)查档案时，发现一个英文单词经常出现在资料中，就是“transient”：“transient population”、“transient workers”、“transient men”，就是短期居住在一个地方，没有永久工作或永久居所的人。现代中文称之为“流动人口”，古代中文称之为“异乡客”，圣经称之为“做寄居的”。

我们通常认为适应了新的地方是好的状态，而未适应则是一种不好的状态，需要改变。譬如，包括我在内的绝大多数新移民，都渴望在法律身份上的适应，渴望早日从临时居民转变为永久居民。但是如果我说，从基督信仰看，适应的状态不见得都是好事，而未适应的状态其实也能发掘出积极的信仰价值呢？

关于临时居民和未适应状态在信仰上的积极意义，可以在《希伯来书》第11章谈何谓信心的段落中找到。其实，在终极意义上，我们都是这个世界的“临时居民”。

特质 1: 以信心为灵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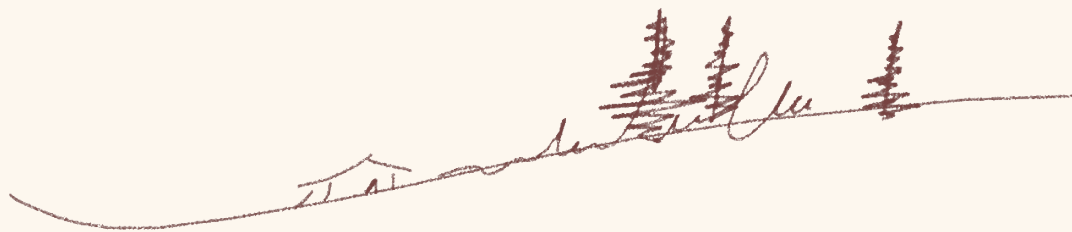
《希伯来书》关于临时居民的讨论，被镶嵌在更广泛的关于信心的讨论中。而《希伯来书》第11章之所以要开始谈论信心，正是因为整封书信所描绘的牧养处境表明，原本勇敢且坚定的信徒，正陷入一种灵性上的危机。他们曾在面对羞辱、监禁与财产被夺时，展现出对基督与彼此极大的委身。但随着时间推移，他们不仅没有看见神所应许的赏赐实现，反而长期活在被邻舍视为可耻之人的社会阴影中，逐渐失去早期在基督里的热忱与确信。这种丧失财产、社会地位与名誉的处境，使得一些信徒因渴望重新获得寄居社会/主流社会 (host society) 的肯定，想要割断自己与耶稣及基督徒群体的关系。[1] 面对这种因应许未见实现所引发的信仰动摇，作者开始在第11章引入关于信心的主题：“信心就是对所盼望之事有把握，对还看不见之事有确信。”（《希伯来书》11:1，环球圣经译本，下同）

然而，这样对信心 (πίστις) 的强调，在当时的文化氛围中其实颇具冲击性。若从希腊哲学与伦理传统看，要把信心作为英雄式美德来加以称颂，几乎是无法想象的。这是因为在受过教育的希腊精英眼中，信心通常被视为一种属于社会下层、未受教育者的心态——一种凭着传闻来相信、却无力为自己信念辩护的状态。更具

挑战性的是，基督徒竟然愿意为无法以理性证明的信心而受苦，这样的行为在异教观察者看来是令人震惊的。但也正因如此，《希伯来书》第11章所做的，其实是一种反主流文化 (counter-cultural) 的宣告。它不但没有回避这种信心的“愚拙”，反而大胆地肯定这种为未见之事坚持到底的姿态，并将这样的信心提升为最值得效法的核心美德。[2]

其实，那种将信心视为下等、非理性特质的看法，忽略了一个更深层的现实：每一种思想体系与行动选择，都建基于某些在严格意义上无法证明的根本预设。但人依然可以在这些无法证明的前提假设之下，发展出前后一致的世界观。譬如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将金钱存入银行，是出于信心，亦即相信银行体系的稳定与可预期性。[3] 因此，《希伯来书》呼唤读者承认人所依凭的根本假设是不可避免的。对于该经卷的作者而言，这个根本的假设是：基督徒对于所盼望的事情之所以有把握，对还看不见的事情有确信，是因为他们委身于一位信实的上帝。基督徒的信心 (faith)，建基于上帝的信实 (faithfulness)。

但这种信心不仅仅是理性认识的出发点，它更是一种内在的认知重构，是一种另类的属灵感官。人透过视觉看见形体，透过听觉分辨声音，透过嗅觉辨识气味，透过味觉尝出甘苦，透过触觉感受温度与质地。但仅靠这五种感官，我们只能感知“看得见的世界”。信心则如第六感，使人能够穿透这些感官的限制，辨认那“看不见却真实”的属灵实境。我称这第六感为“灵觉”。作为灵觉的信心在感官所达不到的范围外，提供一种从神而来的洞察力，使信徒得以对尚未实现的应许产生确信，并据此安排他们的生命选择与行动方向。



特质 2: 以此世为异乡

这种作为灵觉的信心，在《希伯来书》作者笔下，从作为临时居民的亚伯拉罕与他子孙的生命中展现出来。

首先，亚伯拉罕的信心展现在他离开原居地的行动上：“凭着信心，亚伯拉罕在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往他将得到为产业的地方去；他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要往哪里去。”（《希伯来书》11:8）。这一个离开长期居住地的行动令人震惊。与其说亚伯拉罕是移民，不如说他更像是难民，因为对于大多数现代移民而言，有一个潜在的移入地，他们才会选择离开移出地。唯有难民才比较可能在被迫离开一个地方时，像亚伯拉罕那样“还不知道要往哪里去”。但是，在作者看来，这个难民式的行动虽然违反了惯常的情感和逻辑，却恰恰源于亚伯拉罕拥有作为灵觉的信心，以至于他能够接受不确定的未来所产生的模糊感。

其次，亚伯拉罕的信心也展现在他生活于寄居地的心态上：“凭着信心，他在应许之地寄居，如同在异乡一样，跟承受同样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住在帐篷里。”（《希伯来书》11:9）。在作者看来，亚伯拉罕即使已经进入应许之地，仍不认同那地作为终极的归属、不寻求永久居民的身份，反而选择一种非定居、随时要再次流动的临时居民状态。

回到《创世记》，我们可以看到上帝诚然应许亚伯拉罕说：“凡你看见的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创世记》13:15）但是，当亚伯拉罕的太太撒拉去世时，他还必须卑微地向赫特人买一块地来作为坟地，并称：“在你们当中我是寄居者、暂住者”（参《创世记》23:4）。亚伯拉罕在应许之地活了一生，却只有这座坟地是他拥有的不动产。他的一生是无根漂泊的一生。

更令人惊奇的是，不仅他自己，包括他的第二代、第三代也是无根漂泊的临时居民。我们可能会想当然地认为，难以完全融入寄居社会/主流社会的移民，第一代过去之后，第二代或第三代就多数可以不再活得像他们的父辈。但是《希伯来书》11章9节指出：连第二代的以撒和第三代的雅各都仍然没有永久住址，是住帐篷过日子的。他们在世的日子也未见到上帝的应许实现的一天。

但是有趣的是，临时居民这个原本边缘化的身份，在《希伯来书》作者笔下，竟然成为亚伯拉罕家族跨世代的荣耀标记和后世基督徒的典范：不单是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异乡人，是寄居者”（参《希伯来书》11:13）；或许基督徒的生活就应该是一种扎根于无常（anchored impermanence）的生活。他们并非没有选择：“他们如果怀念自己离开的地方，还有机会回去”（《希伯来书》11:15）。他们还可以回美索不达米亚，就如移民到北美的很多人，仍然可以选择回到亚洲。如此，寄居就不再是被迫漂泊，而是主动漂泊。

Homeland



“寄居”意味着，我们在字面意义上或隐喻意义上主动地、不断地将自己连根拔起。[4]于是，对基督徒而言：第一，此世本质上是异乡；第二，临时居民是我们居于此世的核心身份认同；第三，我们住的地方本质上都是帐篷。如此思想我们存在于世间的方式，姑且可称之为“帐篷神学”。有一本历史学著作探讨来自欧洲的加拿大门诺会信徒后裔再次移民离开加拿大，并如此形容该群体带来的洞见：“真正的基督徒不应过于安于一地，不应与某个民族国家紧密连结，也不应对‘这个世界’感到太过自在。”[5]

在所有以信心为灵觉的临时居民中，最终极的一位就是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参《约翰福音》1:14）——“住”（σκηνώω）这个希腊文单词的原意就是搭帐篷居住。耶稣还在襁褓的时候，便被迫逃亡埃及，成为政治暴力下的婴孩难民（参《马太福音》2:13-15）。在耶稣公开事奉的岁月中，他也始终“没有枕头的地方”（参《马太福音》8:20）。在他短暂的一生中，他不单被寄居社会用最极端的形式驱逐出境，也在十字架上经历被圣父上帝所遗弃的痛苦，“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参《马可福音》15:34）耶稣亲身经历了临时居民可能遭遇的最差的现实处境，以至于他不仅能教导我们如何以信心寄居在这世上，也以他的生命为我们开出一条回到真正故乡的路。

特质 3: 以他世为故乡

最后，亚伯拉罕等人之所以能够以此世为异乡、甘愿一生持守临时居民的身份，乃是因为他们以他世为故乡。以信心作为灵觉，带给他们一个终末的盼望，这个终末的盼望就是“那座有根基的城”（参《希伯来书》11:10）、“一个家乡”（参《希伯来书》11:14）或“一个更美好的天上家乡”（参《希伯来书》11:16）。这座终末的城市和家乡不是美索不达米亚，不是迦南，而是一个尚未抵达却更加真实的应许之地。亚伯拉罕等人之所以一生甘于做这个世界的异乡客，不愿意对这个世界的任何一座城市有绝对的归属感，乃是因为他们被未来的一个终极归属所吸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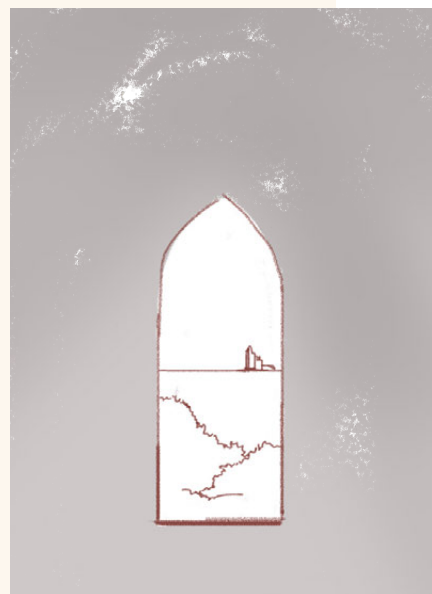
对于许多租房住的移民而言，“有根基的城”是一种奢望。有时搬了一次又一次，只能在地图上标出曾经短暂栖身过的地点，但没有哪一处真能称为“我的地方”。然而，神所建造的那座城，就是为漂泊者、为帐篷人所设。在终末的城市和家乡里，他们不再会被羞辱、被囚禁，他们的财产不再会被人任意夺去。在那里，他们不再需要住帐篷，不再是做寄居的临时居民，不会随时可能被人赶走。在那里，他们不再是被接纳的例外，而是本就属于那里。在那里，他们才真正成为永久居民，拥有永久住址。

但是，这座有根基的城、这个更美好的天上家乡，他们不是“还看不见”吗？那么他们如何确定这座城、这个天上家乡的真实存在？这些问题又带我们回到那个难以在严格意义上证明的预设：上帝和他的信实。那座有根基的城是“神所设计、所建造的”（参《希伯来书》11:10），是上帝已经为他们预备了的（参《希伯来书》11:16）。更令人感动的是，上帝不以这群被世界排斥的异乡客、帐篷人为耻，反而亲自站出来为他们背书：“因此，神就让自己称为他们的神，不以

他们为耻。”（参《希伯来书》11:16）在这个往往以身份地位和资产定义人的价值的社会中，上帝却以这些住在帐篷里的临时居民为荣，这正是我们作为此世的临时居民的真正安慰。

那个有根基的城、更美好的天上家乡，也是建基于圣子耶稣的应许和生命之上。在《约翰福音》14章2至3节中，耶稣应许他的门徒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的地方……如果我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会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好让我在哪里，你们也在哪里。”在一个不动产稀缺且昂贵的社会中，有许多住的地方以及耶稣会再来接我们去那里的应许，成为我们这些在世上流离之人深切的盼望。耶稣亲自介入我们的流离之旅，为我们预备那永不动摇的家。而当这份应许在《启示录》中被进一步揭示，我们看到那座从天而降的新耶路撒冷，“有神的荣耀照明，而羔羊就是城的灯”（参《启示录》21:23）。这座每一处都由神和耶稣基督的临在所充满的天上之城，是我们真正的故乡和终极的归属。

这座天上之城也为教会生活提供了方向。每一间地上的教会、每一个属神的群体，都应该是这座终末之城的预演与缩影。我们透过敬拜来为那座城的音乐节而排练，透过圣餐来预尝那座城的盛宴，透过彼此相爱来反映那座城的美德。教会，就是这群以他世为故乡的临时居民在地上搭的“大帐篷”。当我们选择尽力活出天上之城的样式时，我们就在地上开出天国的窗口，让人得以窥见那还看不见却真实的故乡。^(OCM)



作者资料夹

王志希：西三一大学（Trinity Western University）基督教研究助理教授暨神学研究院中文部副主任；研究公共神学、离散基督教、圣经接受史与生成式AI的中国基督教史学者；从逃避讲道到爱上讲道的埃德蒙顿恩福浸信会前义务传道；两个女儿的父亲；Al-demia Limited联合创始人。



注：

[1] David A. deSilva, *An Introduction to the New Testament: Contexts, Methods & Ministry Formation*, 2nd ed. (Downers Grove, IL: IVP Academic, 2018), 688-695.

[2] William L. Lane, *Hebrews 9-13* (Dallas, TX: Word Books, 1991), 316.

[3] Owen L. Crouch, *Expository Preaching and Teaching: Hebrews* (Joplin, MO: College Press Publishing Co., 1983), 329.

[4] Crouch, *Expository Preaching and Teaching*, 332.

[5] Royden Loewen, *Village Among Nations: “Canadian” Mennonites in a Transnational World, 1916-2006*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13), 6.

从耶稣一家的漂泊， 看顺服、盼望与公共见证

撰文 / 李泉

他在迁徙的道路上塑造我们的品格，也差派我们走出舒适区，走进邻舍和陌生人，去倾听哭声、播种盼望、践行公义。

圣诞节对基督徒而言是一年中最温柔、最明亮的时刻：我们在烛光与颂歌中庆祝耶稣的降生，也与家人、朋友和教会团契一同整装出发，迎向新年的召唤。

然而，在欢欣安详的圣婴图景背后，《马太福音》随即讲述另一段弥足珍贵的故事——耶稣一家逃亡埃及又折返故土。那是一段充满漂泊和忧伤的旅程，却又在旧约的应许里闪烁浓烈的盼望。迁徙与归返的跋涉不仅为整卷福音书奠定底色，也为今日处于多元文化与身份游移张力中的我们提供镜鉴：在漂泊中，人究竟如何辨认自己的根基？在交错的时代洪流里，信仰又如何指向真正的归属？

逃亡埃及

马太以细致的笔触将这个故事分成三个场景：逃往埃及、屠杀男孩、从埃及归来。每一幕的结尾，他又引用旧约先知的预言，为这段经历赋予深刻含义。

首先，与圣婴降生时的祥和相比，这一幕开始就笼罩在迫在眉睫的危险之中。危险的来源正是当时的犹太王希律。这位已经统治了犹太人30多年的君

王，凭借高超的政治手腕和铁血的政策，不仅平息了犹太当地的起义，而且深得凯撒信任。然而，这位生性多疑、权欲熏心的希律也把自己的家庭变成了阴谋和杀戮的修罗场。在他亲手处决了最宠爱的妻子和两个儿子后不久，他的大儿子又在密谋夺取王位。当他得知都城耶路撒冷附近的伯利恒即将诞生一位新的君王后，便执意要斩草除根，甚至下令屠杀伯利恒和周边地区所有两岁以下的男孩。

而约瑟一家，恰好与希律形成了鲜明对比。希律一家高高在上，享有荣华富贵；约瑟以木匠的身份养家糊口，迁徙不定。希律前后娶了十个妻子，但自己的家庭却是龙潭虎穴；贫穷的约瑟只能迎娶一位妻子，但这位妻子愿意与他同甘共苦、背井离乡，尽心竭力养育年幼的耶稣。最重要的，希律虽然贵为君王，却丝毫不了解上帝的心意，上帝启示给外邦人圣婴降生的异象，却临不到他；而约瑟一家却蒙受上帝的引领和保护。

当希律企图杀害耶稣时，主的使者在梦中警示约瑟：“起来！带着孩子同他的母亲逃往埃及，住在那里，等我吩咐你，因为希律必寻找小孩子，要除灭他。”（参《马太福音》2:13）我们不妨设身处地想一想，作为父亲，约瑟需要做出怎样的决策？正如很多平凡的父亲一样，此时的约瑟正在尽心竭力地维持一个家庭的生计，保护妻儿的安危。但是从犹太地到埃及的路程漫长而艰辛，前往定居岂是

一件容易的事？试想，一个拖儿带女的漂泊中的父亲会遇到多少困难，内心又会有多少挣扎？他可能会担心旅途中的各种危险，能否克服不同语言和文化之间的障碍。他可能会忧虑家人能否安顿下来，在一个陌生的国度能否及时找到合适的住处，能否继续干木匠活儿维持全家的生计，是否会受到当地埃及人的排斥。

虽然可能遇到这些困难，但马太告诉我们：“约瑟就起来，夜间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埃及去。”（2:14）不去埃及可以有很多理由，但去埃及却只有一个理由，就是保护尚在襁褓中的婴孩耶稣。

今日世界上不少地区充满难民与无证移民，他们不得不在政治与经济夹缝中艰难地迁徙求生。约瑟的处境让我们看见，制度与权力常常可以制造很多被动的移民，而信仰社群能否关注到他们的困境并伸出援手，正考验着我们的公共责任。

回归的盼望

紧接着下一段，马太写道，“希律死了以后，有主的使者在埃及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以色列地去，因为要害小孩子性命的人已经死了。’”（2:19）传统认为约瑟一家在埃及住了大约四年。此时约瑟一家可能已经在埃及安顿下来，有了稳定的生活，但此时却又要迁移，而且目的地不是本族本乡，而是北方偏僻的拿撒勒城。要克服这些难题，即使是生活在物质丰富、交通发达时代的我们也不容易，更何况约瑟一家？从约瑟果断的反应中，我们看到一位父亲对家人的责任感。他再次启程，路上不畏艰难，无怨无悔地保护妻儿。

面对漂泊中的重重艰难，约瑟始终选择信靠和顺服。不论是出走埃及还是回归以色列，每逢得到主的指示，约瑟的第一反应都是立刻、当下按照指示去行动。在漂泊的生活中，约瑟没有因为自己的私心，向上帝要什么好处或额外的供应；约瑟也没有因为前途不明或艰难，向上帝讨价还价，畏缩不前。可以说，约瑟的信靠顺服不仅成全了上帝的计划，也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正因如此，马太才会在前一章称他为“义人”，因为他的顺服不仅保护了耶稣，也彰显了信仰生活中何为真正的义。尽管约瑟的故事在福音书中并未过多展开，但这段记载无疑是他人生见证的高峰。这几年间虽然漂泊流浪，约瑟却活出了一个顺服上帝旨意、心怀使命、呵护家人的平凡父亲应有的勇气与尊严。

此外，马太引用了旧约两段重要的预言，帮助我们看到这段经历更深的意义。第一段在2章15节，“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出自《何西阿书》11章1节，原文内容是：“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这里可以看到明显的平行关系。就是先知所讲的以色列，被马太用来指代耶稣。借用这种方式，马太试图告诉我们：第一，耶稣的经历与当年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历史形成平行。作为犹太人救主的耶稣，正在自己的经历中重现犹太人出埃及的历史；第二，对犹太人来说，出埃及是上帝带领这个民族摆脱奴役，迎来救赎，回归上帝的伟大事件。这正是马太要表明的关键信息：昔日的救赎故事，如今在基督身上被重新演绎，也对所有迁徙者与边缘人发出同行的邀请。

第二段在2章18节，马太引用了先知耶利米的话：“在拉玛听见号啕大哭的声音，是拉结哭她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在圣经旧约记载中，拉结是犹太先祖雅各的妻子，也是约瑟和便

雅悯的母亲。先知耶利米生活在犹太人被掳的早期，而拉玛城正是耶路撒冷的犹太人集结前往巴比伦的起点。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耶利米会提到在拉玛听见号啕大哭的声音，这是在借用犹太人的祖先来刻画当时痛苦的场面。

但这并不是故事的全部。原文所在的《耶利米书》31章中，更多的文字其实是先知在宣告回归的盼望。譬如在引文之后，先知紧接着讲到，“耶和华如此说：‘你禁止声音不要哀哭，禁止眼目不要流泪，因你所作之工，必有赏赐，他们必从敌国回归。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利米书》31:16）了解了这些背景和内容，我们就会发现马太引用耶利米的话，要强调的不是哀伤和恸哭，而是喜乐与盼望。

是的，如同当年从拉玛出发，流亡巴比伦的犹太人一样，如今弥赛亚也是在苦难与哀痛中从伯利恒出发，流亡他乡。这位先知预言中的君王和救主，不仅降世为人，而且经历过同样悲惨的命运，而他的使命是带来真正的救赎与回归。

漂泊中与他同行

至此马太的两层叙事清晰可见了。如果说约瑟一家的漂泊经历是马太笔下的第一层叙事，那么随后补充的旧约经文则让我们看到了更大时空维度里的第二层叙事，那就是上帝的救赎计划。由此得以理解，约瑟一家漂泊的生活并非偶然，也不仅是一段家庭经历，而是神计划的一部分。这其中的核心主题就是，在流亡和痛苦中，上帝仍掌管一切，并预备救赎。漂泊中的约瑟可能并不知道背后上帝的计划，他只是顺服与信靠当下上帝的带领，却在每一步的顺服行动中与旧约遥相呼应，成就了上帝关乎以色列和万民的宏大计划。

漂泊中虽有哀伤与苦痛，但置身于上帝旨意之中，终将迎来喜乐与盼望。这是马太要告诉当时信徒的福音信息。

对个人和家庭来说，迁徙和适应新环境的过程常常充满艰难，例如陌生的居住环境，不稳定的工作，语言和文化差异，甚至对未来方向的迷茫。约瑟的故事提醒我们，在动荡生活的当下仍然可以信靠顺服神的计划。这种信靠不是被动，而是主动回应现实中的挑战；这种顺服不是软弱，而是从信心中迸发的力量。在信靠顺服的生活中，我们可以效法约瑟，将生活中的迁徙和漂泊视为上帝塑造我们信心的旅程。如同约瑟一样，我们也可以在异国他乡活出有力的见证，使人看到我们生命中的爱、盼望和坚韧。正如当年约瑟的漂泊经历最终成为救赎的管道，我们的经历也可以被上帝转化成为恩典的见证。

此外，我们是否留意到个体生活中蕴含的第二层叙事，也就是隐藏在表面事件背后的意义么？当我们面对当下的不确定和挑战时，可曾看到上帝的信实与保守？可曾带着信靠走在未知的旅途中？又可曾有想过这其中上帝的心意？上帝或许没有在我们梦中显现，但他的引领已经在圣经中向我们显明。约瑟的故事告诉我们，任何漂泊的经历都可以成为上帝宏大救赎计划的一部分。

在他乡的生活中信靠、顺服上帝的话语，行公义、好怜悯，我们必能看到他是怎样一位看顾我

们的大能者，体会到他应许的信实，并活在与他同在的盼望中。在今天动荡的世界中，战争与冲突中的难民、被拆迁的老街坊，以及那些被边缘化的弱势群体，常常会消失在人们忙碌的视野中。马太的引用提醒我们：倾听哭泣当与盼望同行。而信仰社群的任务，不正是在舆论和公共行动中见证那位“使流浪者得回归”的上帝么？

简言之，在圣诞之后发生的是一个充满悲伤与动荡的故事。约瑟一家经历了逃亡、流浪、回归和躲藏。约瑟与玛丽亚如同我们中很多人一样，正在经历生活中巨大的变动：往后看，是不断地迁徙和适应；往前看，是各种风险和不明的前途。但是在约瑟一家的漂泊中，我们同时看到约瑟单纯的信靠和上帝的保护，更看到约瑟的顺服成就了上帝的计划。约瑟尽心竭力地履行上帝的托付，养育照顾年幼的耶稣。三十年之后，成年的耶稣在拿撒勒开启他的事工，而他的舍己与复活将为万民开启回归上帝之路。

结语

因此，无论我们身处何地、身份如何改变，圣诞的信息不仅是“神的同在”，也是“神的同行”——他在迁徙的道路上塑造我们的品格，也差派我们走出舒适区，走进邻舍和陌生人，去倾听哭声、播种盼望、践行公义。下一站或许仍不是我们的终点，但因着那位曾经流亡的圣子，我们已在每一步顺服中，提前尝到了家乡的温度。^(OCM)

作者资料夹

李泉，钻研宗教伦理与公共神学的基督徒学人；信仰、学术与团契生活是生活的主线；为客人料理、陪伴家人阅读则是生活的享受。

耶稣也曾是难民

——道成肉身的爱与今日流亡者

撰文 / 基甸

2024年10月，我到马来西亚出差。到达吉隆坡的第二天，我在一个商场里的一家理发店理发。理发师是一位年轻小伙，面带微笑，很有礼貌，长得像中东人。我试着用英文跟他攀谈，发现他英文很不错。他来自叙利亚，来吉隆坡三年多。我问，“你喜欢吉隆坡吗？”他脸上的笑容开始消失。他对我说，“其实不存在喜欢不喜欢的问题。我是难民，是因为叙利亚战乱逃出来的。我妈说，我要是还留在叙利亚老家，一定会被抓壮丁，成为炮灰……”

随后，我来到马来西亚东部沙巴的一个小城亚庇（Kota Kinabalu），这是个小巧精致的旅游小城。附近有无污染海洋的浮潜胜地，在离市中心几分钟车程的地方，有一个“无国籍贫民村”。

那天，马可弟兄带我去贫民村参观。我们从泥泞、肮脏、到处是垃圾的小路走进去，看到沿着一条小河用废旧木板和布帘临时搭建的一片贫民村落，远比自己中国一些“城中村”简陋、脏乱得多。住在这里的，都是从菲律宾南端岛屿偷渡过来的苏禄族和巴瑶族“无证件”（非法）移民。他们都是穆斯林背景，几十年前因为战乱，那边的岛民开始逃亡他们的岛屿只有四十海里远的沙巴，后来一直有人偷渡过来，而且出来的人都不会再回去，他们的后代也继续留在沙巴打工。

这些菲律宾裔穆斯林的身份不被当地政府承认，他



们不在官方的人口统计数据中，尽管按照媒体报道，这些“无国籍”移民在人口总数约为300万的沙巴地区已经有约100万人。“无国籍”家庭的男人白天会出去打零工，因为没有合法身份，只能从事低收入、高风险的工作。他们不但常常被坏老板拖欠工资，还常遭到腐败的警察勒索、“抢劫”。“无国籍”家庭普遍有很多孩子，父母出去打工，就留下一大堆孩子在村里自己玩，在肮脏的小河沟里游泳。因为没有身份，孩子不能接受任何教育，家里有人生病也无力承担医疗费用，如果得重病就只能等死。孩子们非常可爱，见到马可和我都很亲切地围过来，但他们非常缺乏关爱和陪伴。马可弟兄和亚庇的一些年轻的华人基督徒在贫民村有一个“无国籍事工”，他们会常常到村里陪伴孩子，用马来语教他们读写算数，提供食品、医疗、心理辅导等援助，也在留守村里的妈妈当中举办学习圣经的活动。

/// 飘零异乡的苦楚

21世纪的今天，全球移民人数不断增加。在这些数目

移居他国，但也有很多是因为自己的国家有战乱、饥荒、贫穷、没有工作机会、宗教迫害、种族灭绝等原因，被迫背井离乡逃往他国，成为难民。根据联合国难民署《2024年年中趋势报告》[1]，截至2024年6月底，全球约有1.23亿人被迫逃离家园，其中包括近4370万名难民；此外还有约440万无国籍者，无法享有教育、医疗、就业等基本权利。

几乎所有这些难民，都会经历苦难的炼狱。沙巴无国籍人士拿不到身份证明，缅甸罗兴亚人和科特迪瓦无国籍儿童等群体被政府“注销”公民身份，这些困境实际上是一种制度性的人格剥夺；那些冒险逃亡的难民，更是在赌命：每年有数千名从中东和非洲经海道偷渡到欧洲的难民葬身地中海[2]，从中美洲穿越毒贩控制的雨林“走线”到美国的女性遭遇性暴力比例高达57%[3]……今年4月，在非洲从事基督教慈惠事工的台湾“旧鞋救命”机构同工带我到肯尼亚和乌干达边界的肯尼亚红十字会分会参观，那里实际上是一个难民中转站，为来自非洲其它国家的难民提供体检、基本救治、基础生活所需。在那里服侍的同工几乎全是肯尼亚当地的基督徒志愿者。

难民危机也给接收国带来多方面的压力、困难与挑战。难民的到来需要当地政府提供紧急援助，难民营的维护也需要巨额的资金投入，而全球难民接收的责任分布极不均衡，低收入国家承担了约80%的难民安置任务，因此接收国本身也可能是资源匮乏的国家。在难民潮最高涨的三年前，曾经在数日之内有超过一万余名难民涌入只能容纳600个人的肯尼亚难民中转站，大部分人只能睡到附近小镇的街上；而这个小镇本身也是非常贫穷，当地村民即使有爱心，也没有经济能力为这些难民提供任何物资上的帮助。在接收难民的发达国家，难民的大量涌入可能引发社会和文化冲突，语言、宗教和习俗

的差异使难民难以融入当地社会，难民的心理创伤和边缘化可能导致孤立感，增加社会不稳定风险。少数难民也有偷盗、诈骗等犯罪行为，或受到宗教极端主义洗脑而有暴力行为。

这些问题常导致接收国国民对难民产生排外情绪。在一些欧美发达国家的政府试图加强难民审查和边境控制的同时，也有很多政客借机煽动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难民常常被污名化甚至妖魔化，他们在法律、制度、文化乃至人际关系中，都变成“外人”“他者”或“问题”，他们常常不得不承受社会的歧视、误解与漠视，很多难民产生严重的抑郁和心理问题。

近年的欧美政治受到反移民思潮的影响，欧美国家一些反移民政策的出台，也让难民危机更趋严酷。在肯尼亚的红十字会难民中转站，站长是一位干练而温和的肯尼亚本地的基督徒姐妹，她告诉我，这个中转站的运作资金约40%是来自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的捐赠资助，但2025年7月1日，美国政府已正式关闭USAID，因此站长预计，中转站将失去所有这个渠道的资助，中转站很可能只能维持到今年年底就要关门。站长说：“我们都是回应上帝呼召，来这里服侍的基督徒志愿者，但中转站将因为政治原因不得不终止难民服务，非常令人痛心，上帝的心也一定被刺痛”。

在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CE）近期针对基督徒难民的逮捕行动引发广泛关注。被逮捕的人包括来自宗教迫害严重的国家的基督徒，他们正在美国寻求庇护，以在信仰自由的环境中重建生活，却因复杂的移民程序陷入困境。而ICE的执法行动让这些感到恐惧，担心被遣返。一部分美国基督徒，包括教会和福音机构同工，批评ICE的

法行动让这些人感到恐惧，担心被遣返。一部分美国基督徒，包括教会和福音机构同工，批评ICE的行动违背基督教的怜悯精神，呼吁政府改革移民政策，为这些宗教难民提供更明确的庇护路径；也呼吁基督徒为这些面临困境的难民兄弟姐妹祷告，体现基督信仰的爱与公义。

/// 犹太民族的哀歌

“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锡安就哭了。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诗篇》137:1-2）圣经记述了漂泊异国他乡的犹太人的哀愁，也记录了以色列人的迁移与散居的历史。

从亚伯拉罕出吾珥、迁往迦南，到雅各因饥荒举家迁往埃及；从摩西带领以色列人逃离为奴之地埃及，经历旷野漂流四十年，到大批以色列人被掳巴比伦，一次次的逃亡和被放逐，都是犹太人历史上极深的民族记忆。到了罗马帝国时期，犹太人分散于欧亚非各地，成为“散居之民”（Diaspora），甚至道成肉身（生为犹太人）的耶稣基督，也曾经为躲避希律王的屠杀，被父母带着流亡埃及避难，成为难民。

在20世纪，犹太人的这种被迫流散的创伤与哀痛达到极致。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屠杀使得大批犹太人逃离欧洲，从耶稣时代就散居欧洲的犹太人的社群几近灭绝，超过600万犹太人在大屠杀中丧生，许多犹太人辗转逃往美国等地。

2025年的世界难民日前后，我与家人在中欧旅游度假。在捷克的布拉格，我们来到这个城市最具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的犹太人聚居区“约瑟夫城”游览，如今这里已是旅游热点。这个区域在历史上

曾经是犹太人聚居的“贫民窟”。我们走进建于13世纪的老犹太会堂、建于15世纪的老犹太公墓和建于16世纪的平卡斯犹太会堂参观，体会历史的凝重感。平卡斯会堂现在被用作捷克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最令游客深深震撼的是会堂墙壁上，刻有约8万名二战期间在捷克被纳粹杀害的犹太人的名字。在匈牙利的布达佩斯，我们在河畔漫步时，走过著名的“多瑙河岸的鞋子”，这是在河边堤岸上排列的一堆男女老少的鞋子的雕塑，用来纪念二战期间在布达佩斯被法西斯杀害的犹太人。当年他们被勒令脱鞋后在河岸被枪杀，之后尸体被河水冲走。我拍下这堆鞋子的照片，心里非常悲哀。

/// 流散中的恩典

按照圣经，全人类在地上的分散，包括以色列人“在天下万国中”被“抛来抛去”（参《耶利米书》29:16-19），都跟人背离上帝、堕落败坏有关。然而上帝的心意是施恩怜悯人类，要召聚分散的以色列民将心归回造物主，并最终使万国万民归向他。在《使徒行传》17章26至27节中，使徒保罗在雅典向多神论背景的希腊人介绍基督徒所认识的那一位上帝时说：“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在保罗的认识中，上帝预先定准人所居住的“疆界”，包括人类的迁徙，是在上帝的主权中被容许、被引导的，其目的是为了迫使人们寻求并归向上帝。

从这个角度看，难民的流散与漂泊虽然充满痛苦哀伤，但在上帝的恩典中，他们漂泊异乡的痛苦经历也可能迫使他们更加走近真神。正如《海外校园》第170期刊发的青年基督徒阿勒所见证的：当他从新疆漂到哈萨克斯坦，作为“一个被故乡与现实割裂的年

街头”时，他读到圣经《罗马书》第5章，更深地理解了“苦难与希望的交织”，开始明白“信仰不是以人为本的探索，而是上帝的寻找。不是我找到他，是他找到了我”。

/// 怜爱寄居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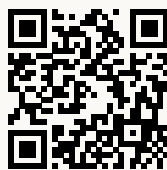
圣经提醒我们：“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彼得前书》2:11）在今世，基督徒不应以这个世界为永恒的归属。如果我们真的认识到自己也是这个世界的“寄居者”，就不应对在现实世界中异国寄居的难民感到疏离甚至排斥他们。我们与难民既然在灵魂深处同为漂泊者，便无法对他们冷漠无情，拒之门外。主耶稣曾教导，真正蒙上帝赐福、可以承受天国的基督徒是这样的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作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这些事你们既作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作在我身上了。”（参《马太福音》25:35-36、40）今天那些逃离战火与迫害的难民，就是“弟兄中最小的一个”。我们这些在一切患难中在基督里得了安慰的人，理当“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参《哥林多后书》1:4）。

欧美国家文化里面有“怜爱寄居者”的理念，包括欧美国家接纳难民的传统，本来也是源于圣经和基督教文化。在旧约圣经中，上帝告诉以色列人：“耶和华你们的神……不以貌取人，也不受贿赂。他为孤儿寡妇伸冤，又怜爱寄居的，赐给他衣食。所以你们要怜爱寄居的，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作过寄居的。”（参《申命记》10:17-19）很多支持接纳难民的欧美人都会引用耶稣讲的“好撒玛利亚

人”的故事（《路加福音》第10章），提醒掌权者和大众：同情、关爱受苦之外族人的，才是真正的好邻舍。

在漂泊、散居于异国他乡方面，我们华人跟犹太人有相似的历史记忆。从晚清时期南洋华工的海外谋生，到太平洋战争期间华人的战乱流离；从19世纪华工如奴隶般被贩卖至北美修建铁路、在排华法案的冷酷政策下饱受歧视，到散居东南亚的华人在20世纪遭到的排华清洗、暴力攻击甚至屠杀，华人与犹太人一样，成为飘零“寄居者”的苦涩象征。今日的华人基督徒更应该反思圣经“怜爱寄居者”的教导和散居宣教的意义，克服民族中心主义、种族主义和“精致”的利己主义，关爱来自世界各地（包括“福音未得之民”的故乡）的难民，把上帝的爱带给他们。^{OCM}

// 扫描二维码，阅读作者更多文章 //



《怜爱寄居者》



《今日散居宣教——
海外华人教会的挑战和机遇》

作者资料夹

基甸现为全球散居华人宣教士，曾任《海外校园》主编、《今日基督教》（Christianity Today）首任亚洲编辑兼中文主编。

注：

[1] <https://www.unhcr.org/mid-year-trends>

[2] <https://news.un.org/zh/story/2018/08/1014892>

[3] <https://www.unhcr.org/us/women-run>

犹太民族迁徙史 与当下启示

编者按

谈及漂泊，犹太民族多舛的历史可以说是一个典型。本文简要追述了犹太民族漂泊的神学源头，从中世纪到近现代的全球化背景下，他们在漂泊中对民族身份的重构，及创造力背后的文化基因。

本文不涉及宗教教义之辩，而是希望透过对这一民族的追忆与讲述，思考如何在当下这个多元、撕裂、漂泊的社会，在全球化、世俗化浪潮中，我们是否还有能力讲述自己的核心叙事？能否在多元价值中确立自己的信仰根基？正如作者所期待的：

“即使漂泊千里，也不遗忘本心；即使漂泊无根，也不放弃讲述；即使在无人知晓的外邦，也敢把心里那盏积极创造的心灯点亮。”

01 (前言)

“你也要记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四十年，是要苦炼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申命记》8:2）

犹太人的历史始于一段出走，也始于一种考验。在圣经中，旷野不仅是地理空间，更是流亡与归属之间不断往返的剧场。对于摩西时代的以色列人而言，出离埃及意味着摆脱奴役，进入旷野则是一场关于身份、信仰、秩序的深层考验。神并没有直接将他们带往流奶与蜜的地方，而是让他们在四十年漂泊中锤炼自己，使犹太民族经历从奴隶向子民的转化过程。

在这一意义上，犹太历史从来不是安土重迁的编年史，而是由出走、返回、再次出走构成的时间轴。

面对中文读者，尤其是拥有基督教背景的群体，理解犹太民族的迁徙史，不单是为了探究一段陌生的历史。更进一步说，在全球化时代，尤其在派系分裂、多元杂糅的社会结构中，犹太民族关于漂泊与归宿的复杂经验，正好为现代人提供了一个历史参照。我们如何在不确定中寻找确定，在迷惘之地重建信心，在割裂之中维系共识。这些不正是我们今日面对的困境与期待吗？

02

远古至第二圣殿时期：漂泊的神学源头

从《创世记》中的亚伯拉罕，到摩西时代的旷野漂泊，再到巴比伦的被掳与回归，每一段地理迁徙背后，都是一场关于信仰的提问与回答。亚伯拉罕正是以离开这个行动，开始迈向信仰的第一步：“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

（参《创世记》12:1）这是圣经里最具隐喻性的命令之一，不但意味着地理意义上脱离熟悉之地，更是一种身份的蜕变。

犹太民族第二次大规模的漂泊，记载在《出埃及记》中，在摩西的带领下，数十万以色列人走出埃及，进入旷野。这是一次有组织的出走，也是一次集体性的身份重塑。离开埃及，不仅是摆脱肉体奴役，更是与过去的归属断裂。对犹太人而言，这段记忆每年都会逾越节中被唤起，通过叙事性极强的《哈加达》的讲述、仪式、问答，在一代代孩子的心中重建那段漂泊时光。逾越节不仅是对历史的追忆，更是对身份的再造，是一个民族如何在漂泊中记住“我们是谁”。

名词小贴士

哈加达是犹太教阐释《圣经·旧约》的口传文献，归类于《米德拉什》体系，由传奇故事、历史叙述与布道内容构成，兼具文化传承与教育功能。其内容包含宗教诗文、寓言及民间故事，常用于逾越节家宴宣讲救赎主题，并通过叙事传递伦理观念。

旷野四十年的漫长漂泊让犹太民族逐渐从一个逃亡群体变成了契约之民。

公元前586年，第一圣殿被新巴比伦王国摧毁，大量犹太人被迫迁徙至两河流域，开启了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集体流散。这一事件对犹太民族而言是一场剧烈的震荡。在实体圣殿被摧毁的情况下，与神建立的契约何在？民族身份何以维系？正是这段历史，使犹太人发展出一种可移动的信仰结构——即犹太会堂，那些会堂在寄居地逐渐建立并发展扩大，对于律法的解释、对圣经文本的讲述，也在这一时期逐渐成为犹太生活的中心。

从巴比伦回归之后，犹太民族虽重建了圣殿，但他们再也无法回到过去的状态。原本神圣的圣殿逐渐被分散的会堂取代。圣经中一些章节关于律法的重新宣读，正是象征了犹太民族不再依赖土地或权力维系自身，而是靠书卷与仪式，凝聚成一个独特的社群。

03

罗马时期至中世纪：全球化早期的犹太散居

公元70年，耶路撒冷的圣殿被罗马人毁灭，标志着犹太人真正进入大流散时代，从那一刻起，犹太民族彻底失去了物理意义上的国家与中心，信仰的表达不再依赖献祭与圣殿仪式，而转向文本诠释、会堂祷告与节日纪念。这也是一个民族如何在世界的缝隙中寻找落脚点，又如何在流亡中维持文化与信仰的连续。

在圣殿不复存在的现实中，犹太人发展出对《塔木德》的依赖，这一部浩如烟海的文本，汇聚了数百年间的拉比辩论与律法注释，其意义不仅在于信仰解释，更成为社群自治、教育体系与伦理判断的中心。在失去政治权力的同时，犹太人也发明了另一种非主

权的主权：知识、法典与语言。他们不再拥有城墙与军队，却拥有能穿越边境的律法与故事。

名词小贴士

《塔木德》（Talmūdh），希伯来语“教导或学习”，是犹太人口耳相传的记录犹太教的律法条例和传统的法典，内容包含宗教律法、道德民俗、饮食起居、交友睦邻等，仅次于《圣经》的典籍。

在罗马世界之外，犹太人也沿着丝绸之路不断东迁。往东方，他们到达中国，在北宋年间形成开封犹太人社团；而在西方世界，犹太人在伊比利亚半岛经历了另一个高潮与断裂的循环。在穆斯林统治下的西班牙与葡萄牙，犹太人与阿拉伯学者共存共荣，翻译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引入印度医学与数学。

这段黄金时代并未持久。1492年，西班牙颁布驱逐令，命令所有不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限期离境，许多人被迫改宗，宗教裁判所随后展开系统性迫害，对隐藏的信仰予以严惩。这场驱逐不仅摧毁了西班牙的犹太文明，更加深了犹太人对归属不可信的警觉。面对压迫，他们既不反抗，也不完全顺从，而是以隐匿、适应、重构自我的方式，重新回到那条非定居的漂泊之路。

与此同时，日耳曼与东欧地区的阿什肯纳齐犹太人，逐渐构建起另一套社群生活模式。他们最初生活在波兰、立陶宛与俄罗斯边境的散居区域内，使用意第绪语，建立自治的法庭与学校，后来蔓延至整个欧洲大陆，他们并不融入主流社会，而是在一个内在完整、自我管理的小世界中运行。后来中世纪直至近代欧洲的反犹情绪愈演愈烈，十字军东征途中的大屠杀、黑

死病期间的血诬指控、周期性焚毁会堂与放逐法令，使得这些社群时常处于崩溃边缘。阿什肯纳齐传统在不断重建与被摧毁的家园中顽强生存，正是这种归属感的缺乏，他们的文学、音乐、幽默与智慧，也在这种张力中开花结果。

04 （近代转折：启蒙、革命与新大陆）

近代，犹太民族的迁徙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他们不再仅仅是被动承受流放的漂泊者，转而开始主动介入现代世界。这一时期，犹太人一方面在科学、文学、哲学、政治上全面开花；另一方面，他们也更深地被卷入所在国家构建的民族主义和暴力历史之中。

法国大革命提出自由、平等、博爱的普世价值，也首次向犹太人敞开了公民的大门。1791年，法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给予犹太人完全公民权的国家。这也成为一个历史悖论，犹太人不再被视作族群中的他者，而是作为个人进入国家法理体系。问题随之而来：一个法国犹太人是否必须放弃其宗教、社群甚至语言身份，才能成为法国人？犹太启蒙运动在这一语境中应运而生，它既是对犹太传统的温和批评，也是对现代性的热切拥抱。很多犹太人开始习惯用本国语言写作、接受世俗教育，参与主流社会，反对封闭的犹太生活圈。

然而这种自我启蒙并非没有代价，在某些社会里，

你可以是犹太人，也可以是德国人，但不能既是犹太人又是德国人，这种张力一直持续上演。世俗的犹太人，不是没有传统的人，而是要用新的词语继续旧的对话。这背后隐藏着当时启蒙犹太人面临的文化焦虑，他们渴望被接受，又害怕被同化；他们留恋传统，又不得不批判它。

与西欧犹太人遭遇的温水煮青蛙不同，东欧犹太人在19世纪末所遭遇的，则是一波巨大的流血与逃难。1881年以后，随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遇刺，俄罗斯帝国内部的反犹骚乱开始蔓延，成千上万的犹太家庭在短时间内被烧杀掠夺，其居住地遭围攻，女性被强暴，财产被洗劫。短短几十年间，超过两百万犹太人从东欧逃离，重新漂泊，奔赴美国。纽约的下东区成为新的耶路撒冷，成百上千个家庭挤在同一栋公寓楼中，街上回响着意第绪语、波兰语、俄语与英语。他们一边靠缝纫、街头小贩、杂货店谋生，一边创办犹太学校、报纸、慈善组织。在这些贫穷杂乱的移民社区中，也诞生了美国好莱坞、新闻出版业的一部分根基。

现代犹太人试图将历史从救赎性的记忆转化为事实性的叙述，但这一转化并不容易。对于这批东欧移民而言，美国并不总是梦的彼岸，而是一个需要不断证明自己价值的他乡。那些犹太人将自己从流浪的民族转化为讲故事的民族，在一个充满异教徒的国家中重构了信仰的语言。

05

（现代篇章：灾难、复国与多元归宿）

现代犹太史既是文明巅峰的创造史，也是不堪想象的浩劫史。二战时纳粹政权制造的大屠杀，不仅是对犹太人肉体的毁灭，更是文化与语言的断层。在六百万犹太人被系统性灭绝的同时，意第绪语、东欧犹太传

统以及数万个社群也一同灰飞烟灭。幸存者一方面积极记录证言，建设博物馆、纪念馆；另一方面，他们对历史的信任感受到了空前地挑战，大屠杀之后，犹太人再也无法单纯地相信理性和进步。他们回到了过去的漂泊本身，在神不回应、世界冷眼旁观时，犹太人仍是被拣选的吗？

这也是犹太记忆中最深的裂口，对犹太人来说，记忆从不只是记住，而是以行为保存意义。犹太民族用节日、仪式、教育、讲述，把大屠杀转化为一代代之间的伦理传承，不是为了复仇，而是为了不再沉默。直到1948年，以色列宣告建国。这一事件被犹太人视为近两千年漂泊史的反转点。但这归返的本质，并不如表面那样明确。犹太人从全球几十多个国家迁入以色列，有人讲俄语，有人讲英语，有人讲波兰语，有人讲阿拉伯语，有人信奉东欧的哈西德传统，有人刚刚从埃塞俄比亚赶来。这些刚刚结束漂泊的人，共同信仰“犹太性”，却对“何为以色列”存在不同理解。

无论在哪里，犹太人都是用意第绪语争吵、用希伯来语祈祷的民族，这句话既充满诗意，也不乏讽刺。意第绪语代表了漂泊，而重塑的现代希伯来语则代表语言的统一，但这并不能抚平观念的分歧。以色列国内存在宗教犹太人、世俗犹太人、左翼和平主义者、右翼复国主义者，甚至还有阿拉伯公民。这个国家并非回归，而是一个现代社会如何在分歧中建立共识的大熔炉。

今天，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犹太社群所在地，纽约、洛杉矶、迈阿密等地聚集了数百万犹太人。他们在政界、商界、学界与媒体中拥有强大影响力，却也不再以犹太作为单一身份标签。你可以是犹太裔的同性恋者、左翼环保主义者、福音派支持者；你可以是民主

党，也可以是共和党。这种身份的多元化，既是现代社会的体现，也对传统社区构成挑战。犹太性不再是宗教或血统的结果，更像是某种文化情感的认同。

进入21世纪后，犹太人再一次走在信息时代的前沿。他们在油管上传犹太法典的课程，在脸书上展开关于信仰与伦理的激辩，在推特上建立犹太学习小组。很多犹太人甚至开发了人工智能程序，辅助学习托拉——犹太律法。在新的漂泊者看来，犹太传统不是死的，而是在分歧中不断延续。

06 漂泊中的创造力：文化、思想与经济贡献

犹太人以流亡民族闻名于世，却又以惊人的文化与智识创造力被铭记。他们在漫长的迁徙与不确定中，从未停止思考、教育、写作、经商，甚至重新定义成功的含义。在没有土地、没有国家、没有军队的数百年里，犹太人却在文学、哲学、金融、医学等领域绽放出惊人光芒。这种创造力，并非偶然，而是由可携带的文化结构所支撑。

在漂泊的语境里，犹太文明最核心的结构，不是圣殿，不是王权，而是文本。这是一种可带走的信仰形态。犹太人的古老典籍，每一页都密密麻麻布满拉比们争论与辨析的痕迹，每一段都鼓励读者对律法提出质疑、延伸与重构。犹太人的身份并非由对过去的纪念构成，而是由对过去如何被讲述、被诠释、被争议构成。换言之，对犹太传统而言，漂泊者的记忆不是定式，而是辩论的过程。

从中世纪的东欧儿童宗教学校，到现代以色列的犹太神学院，犹太教育始终鼓励孩子从小诵读经典、质疑权威、反复咀嚼语言的结构。这种口述与文本的双重传统，使犹太人在任何流亡地都能以书卷为锚，不失其根。

宗教之外，在被禁止拥有土地、参与行会的数百年里，犹太人转向商业、钱庄与跨国交易。恰恰因为犹太民族在地理上是流动的，也因为法律上不属于封建系统，他们反而能在基督教徒不愿涉足的行业中崭露头角。从中世纪德国的宫廷犹太人，到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信贷家族；从荷兰的股票市场，到现代的投资银行与硅谷创业圈，犹太人在经济活动中展现出高超的协作力与风险应对能力，由此也建立了家族网络、信任机制，以及横跨国界的共同体。

这种世俗适应能力反过来也促进了犹太人在世俗文化艺术中的创造力，他们成为不同文明之间的转化者。在伊比利亚，犹太人积极翻译希腊哲学并进入阿拉伯世界；在奥地利维也纳，他们将日耳曼古典文学丰富再创造；在美国，欧洲犹太移民利用漫画、电影、喜剧将犹太幽默传播给大众。从斯宾诺莎到弗洛伊德，从卡夫卡到鲍勃·迪伦，从库布里克、伍迪·艾伦到斯皮尔伯格，犹太知识分子频频以局外人的敏锐目光，重构自己所在地区的文明叙事。

这种创造性为何在漂泊者里诞生？因为漂泊，犹太人习惯于在缺乏归属感的语境里生活——在母语与通用语之间，在信仰与怀疑之间，在民族叙事与普世价值之间。这种夹缝生存从未摧毁他们，反而培养出观察力、创造力与深度自省的能力。

以弗朗兹·卡夫卡为例，他是讲德语的犹太人，生活在以捷克语为主的波希米亚，又接受奥匈帝国的法律与文化教育，既不被德语文化圈真正接纳，也不完全融入犹太传统。卡夫卡与父亲的关系疏离，对犹太仪式充满犹疑，与锡安主义者保持距离，却在笔下描摹出一种独特的漂泊者的文学语调。他不是流亡在外，而是流亡在内，不断在小说里试图勾勒一个未曾存在过的家园。

这正是犹太性在漂泊中表现出的创造力缩影，在我们无法落地之处，只有转而深入灵魂；在没有家园之际，唯有用语言构筑庇护所。卡夫卡式的无根感不是封闭和虚无，而是一种持续生成的空间。犹太人不为答案奔走，而为问题痴迷。就像卡夫卡小说里的人物，总是在制度与秩序的迷宫中兜转，他们既无起点，也无终点，却在流浪过程的焦虑中，逼迫读者进入一种哲学性的审视。

07 (结语)

犹太民族的迁徙史，不只是一个宗教族群的自我叙事，也为其他文明，尤其是经历剧烈社会变迁与全球化重构的民族，提供了一种借鉴。

尤其是现今后现代文化的影响，瞬息万变的信息流动、碎片化和即时印象的充斥，并不会让我们在愈发的焦虑中找到真正的内在秩序。对身处城市化、互联网化、身份多元化时代的年轻人而言，犹太人的漂泊经验，或许提供了当下可资借鉴的角度。

犹太人最根本的生存机制，是对信仰与记忆的代际传承。他们深知土地可以丢弃，语言可以改变，甚至生活方式可以因地制宜，但对核心故事的讲述——譬如出埃及、旷野漂泊、西奈盟约——绝不能中断。这对我们是一个重要启示：在全球化、世俗化浪潮中，我们是否还有能力讲述自己的核心叙事？当有人对你说“世界宗教大同”时，又能否在多元价值中确立自己的信仰根基？

犹太民族所提供的不只是一个历史案例，而是一种生存哲学，在被放逐中自我发声，在他者中确立自己，在碎片化中重建意义。愿我们也能像犹太人一样，即使漂泊千里，也不遗忘本心；即使漂泊无根，也不放弃讲述；即使在无人知晓的外邦，也敢把心里那盏积极创造的心灯点亮。OCM

作者资料夹

利维，八零后犹太文化学者，艺评人，游走于犹太、中国两端，深研拉比犹太教解经。

教会：在一个不属于自己的世界

——重读侯活士的《异乡客》

撰文 / 美歌

拓荒者

这是第二次阅读侯活士与威廉姆的著作：《异乡客——基督徒的拓荒生活》。所谓“异乡客”，指的不是无根游民，而是在异质文化中定居、却心向别国的拓荒者。

关于拓荒者的印象，我还记得许多年前所在的教会，曾差遣数个家庭，前往贫困的江西地区“拓荒”。那些家庭自愿离开相对富裕的东部城市，迁往条件艰苦的乡村，只为着福音的种子能在那里落地生根。这一行动，深刻体现了《异乡客》一书中“拓荒”这一意象的现实图景。

然而，书中的“拓荒者”，远不只是地域性的迁徙者。更是生活在异质文化中、持续抵抗世俗规范的生命样式。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看见今日的偏差：在美国，福音派基督徒在政治中陷入了深刻撕裂——一边是将特朗普视为末世中神设立的拯救者，另一边则因对特朗普主义的道德厌恶，彻底退出政治公共生活；而在中国，遭遇逼迫后，许多信徒将希望寄托在“出埃及”式的梦想上，盼望着形势转变、海外庇护，仿佛离开苦难就是信仰的胜利。

这些取向表面南辕北辙，背后却可能出于误解：误以为教会的使命是要在这个世界中取得某种“稳定位置”，获得某种“安全感”，好叫信仰能自由呼吸。但《异乡客》提醒我们：教会从未被召唤去适应世界的秩序，也不以逃离苦难为目标。基督教的存在，从本质上说就是颠覆性的。无论是在特朗普、拜登治下的美国，还是在高压治理或宽容窗口期的中国，教会的本质从未改变——我们是寄居者，活在一个不属于我们的世界中，却也不被其吞噬。

探险之路

侯活士与威廉姆提出，跟随基督从来不是一场安逸的旅程，而是一条探险之路。它既非体制的安排，也不是传统的延续，而是不断在不确定中活出忠诚。这是拓荒者的脚步——他们进入一块未曾走过的土地，不是为了掌控它，而是



为了在其中活出更像基督的生命。无论是对于牧者、传道人，还是平信徒，真正的基督信仰都不是一套可转述的信念系统，而是一种在具体、个人、每日的生活中持续回应的方式。

这样的生命，是一场与基督共同开启的探险之旅。基督的生、死、复活与升天，不只是教会的核心教义，更是历史的翻转点。作者尖锐地指出：基督徒若未被上帝转化，就无法真正理解这个世界。我们若仍假设这个世



界本质上是基督教的，那么教会就显得多余了，人们也不再需要归信、悔改与重生——他们只需要内心“稍作转念”、增添几分灵性洞见而已。

但这恰恰就是当代教会面临的危机：我们把属灵的探险，变成了道德的修缮；我们把宣讲天国的拓荒工作，变成了提供生活建议的

服务；我们开始相信，只要文化愿意容纳我们，我们就可以安居乐业。但这从来不是使徒的呼召，也不是主耶稣的路径。

而我们所处的时代，对“探险”并不友善。自由主义所高举的个人自由、自我保护、自我表现等，塑造出一种温和而软性的世界观：人存在的目的就是实现自己，而不是献上自己。我们被消费主义驱动，被更好的生活幻想吸引，活着似乎就是为了优化生活参数、减少风险、获取最大化收益。但基督呼召我们走的是另一条道路。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参《路加福音》9:23）他又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参《马太福音》10:37）

候活士写道，当我们受洗时，我们就像被推上了一辆飞驰的列车。我们不是从站台上思索、衡量是否启程，而是已然启程，并在颠簸中学习信靠。这趟旅程没有固定路线图，也没有稳定地标，因为我们所倚靠的，是那位不可见者，是一个隐藏却坚固的根基。

上帝的子民从不让世界来决定他们对明天的回应。他们在恐惧中选择信靠，在动荡中坚持盼望，在看似荒唐的顺服中，活出天国的政治伦理。这就是“异乡客”的生命姿态：在世界之外，却不逃离世界；在旅途中，却活得比任何定居者都更坚定。

美德

探险者不仅要踏上道路，也要具备走得下去的品格。书中指出，基督徒若要在这场属灵的拓荒中走得稳、站得住，必须拥有一种与世界相异的伦理技能。这并不是指熟练掌握道德行为守则，而是一种生命的深层塑造——一种只有在与上帝真实、完全的友谊中，才得以生成的性情。

这正是我们最容易忽略的一点。在一个高度功利与推崇工具理性的社会中，我们被教导如何“解决问题”，却很少被训练如何“成为合适的人”。然而，真正的拓荒者、真正的门徒，首要的不是能力，而是诚实。那是一种面对自己与上帝时的真实，不掩饰、不包装、不表演；一种能承认自己的软弱，也能信靠恩典的内在一致。这种诚实，使人能在压力中不歪曲自己，在众声喧哗中不迷失方向。

其次，是放下——放下那些与这趟旅程无关的一切。候活士提醒我们：探险不只是出发，更是舍弃。真正的旅行，是轻装上阵；而属灵的旅程，往往要求我们放下的不只是外物，还有偶像、依赖、虚荣、欲望与身份的幻象。这种放下，并非自我否定，而是为更大的目标腾出空间：使我们能坚定不移、锲而不舍地奔走在通往天国的路径上。

拓荒者不是完美的人，却必须是真实的人；不是无所畏惧的人，却是在恐惧中仍愿前行的人。



群体

此外，在本书作者看来，基督徒信仰的实践，绝非个人式的修行，而是一种被共同传统托住的群体生活方式。真正的拓荒者从不是孤胆英雄或独行者，而是一个彼此倚靠、互相扶持的群体。

然而，当代社会极力推崇的，是一种孤立的、去根的、去关系的个人主义叙事。我们被鼓励要独立思考、做真实的自己、自我实现的个体，被教导脱离传统、家庭、父母、故事、历史，而不是“传统中的承继者”或“群体中的一员”。

但基督信仰给出的是另一幅图像：门徒无法在真空中成长。一个普通的信徒之所以能做出一些非凡的抉择、承受一段苦难、活出一种德性，并不是因为他有天赋或强大意志，而是因为他被一个群体托住。一个讲述神的故事、记念圣约、彼此守望、敬拜真神的群体，使他有能力活出信仰。

正因如此，基督教不是一种私人的灵性经验，而是一种群体的生活方式。我们之所以明白什么是忠诚，是因为有人在我们面前活出忠诚；我们之所以懂得悔改，是因为曾与人一同流泪祷告。正如候活士所说：“学会做门徒的根本方式，是与其他门徒沟通。”我们需要榜样——那些走在我们前头的人；我们也需要同伴——那些与我们并肩的人。我们聚集，是为了重新说出那上古的故事，唱出锡安的诗歌，这是抵抗遗忘、抵抗世界的一种方式。

真理

这条探险之路之所以能走下去，不是靠人的勇气或群体的温暖，而是因为真理赋予了拓荒者以力量与能力。作者提到，在这个不信神的世界里，信仰并不自然，甚至可以说，是一种逆流而行的抗拒姿态。不信神，就像我们每天呼吸的空气、喝下的水，早已渗透在文化、制度、语言、教育与习以为常的道德语汇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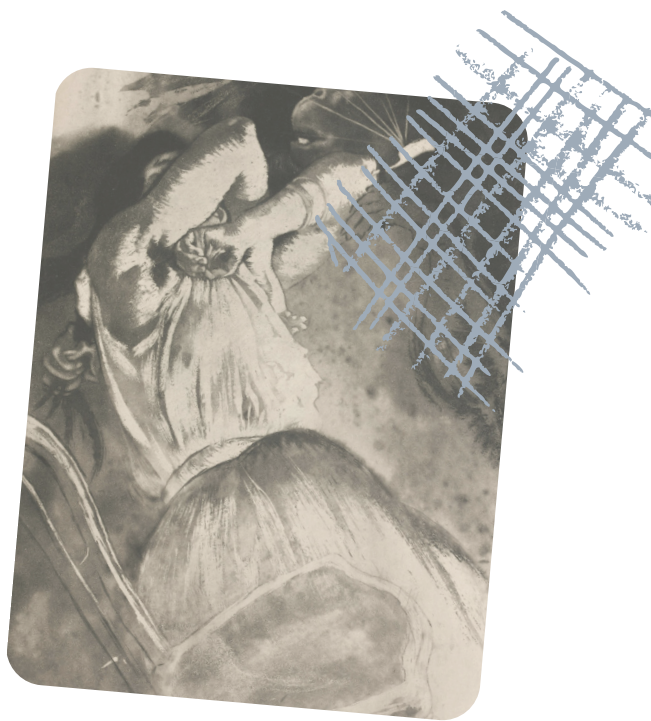
因此，成为基督徒从来不是一种顺其自然的决定，而是一次对真理的激烈回应。圣经的话语若无法在我们的良心深处激起颤动、唤醒选择，那么所谓的信仰就只是文化附属。真正的福音会使人站立起来，在现实中做出艰难的决定、在道德混乱中辨明方向、在沉默中提出质疑，哪怕这些选择意味着损失、误解，甚至孤立。

在这样的处境中，拓荒者关心的，不是归属感，而是真理如何训练我们的欲望。我们不是寻求自我实现，而是要让我们的渴望与那由圣经讲述的故事保持一致。这就是教会为何必须是一个围绕真理而生的群体，而不是围绕市场、政治或认同。教会若要成为教会，其原则就必须高于所有其他社会原则；教会若要成为“基督的身体”，就必须不断接受那来自十字架与复活的叙事的审视。

基督徒将自己献给，不是一套伦理框架或文化传统，而是一个真实发生过的故事：那位为真理而死、为爱复活、并将再来的基督。正是这终末性的福音，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谁、我们站在哪里、我们应成为什么样的群体。

在这样的理解中，教会不是成功或归属的象征，而是真理的见证者，是圣经与人相遇的桥梁。牧者的职责不只是照料羊群的情绪与需要，更是不断思考、带领我们成为一个讲述、活出并愿为真理受苦共同体。福音的要求如此之高，它不仅要求我们为之受苦，还预设了我们所爱之人也可能一同承受代价。

总之，门徒身份从来不是廉价得来的。而这正是为什么，这本书值得一读再读：它在一个迷失归属、贩卖安慰的时代，提醒我们教会的真正呼召是——成为真理的拓荒者，活在不属于自己的土地上，却忠于那真正的王。OCM



以清醒和悲悯，面对世间的杀戮与荒凉

——三位犹太女哲学家在大动荡时代逆流勇进

Practitioner

撰文 / 孙基立

编者按

在人类历史上，发生过多次大范围的暴乱与屠杀，如二战、中国的文革，等等。这些历史创伤，不仅让人类的文明付之一炬，更改变了许多个体的人生轨迹。

其实，二战期间，犹太民族所经历的种族灭绝可谓悲惨。在这个过程中，有三位犹太女哲学家——西蒙娜·薇依(Simone Weil)，埃迪特·施泰因(Edith Stein)，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她们以不同方式见证并思考了这个惨绝人寰的针对她们民族的罪行。

这篇文章，简述了她们动荡而坚韧的一生。本文无意探讨她们的宗教信仰，而希望借着对其人生与信念的回顾，省思如何在表面岁月静好，实际充满漂泊、迷惘的时代，如何更好地活出上帝的爱？这爱不仅让我们学会与哀哭的人同哀哭，也同时帮助我们在世俗化时代践行基督福音的广博与深邃。

体验苦难的践行者

西蒙娜·薇依(Simone Weil, 1909-1943)出生于法国一个犹太知识分子家庭，她的家庭对犹太教没有特别的追求，他们更多地相信法国的人文主义理想，而对宗教则持不可知论。薇依从小就对知识有特别的渴求，对社会底层人民心怀悲悯。她的职业是哲学教师，但是她对于知识界的象牙塔充满疑虑，觉得不能只用文字、逻辑和想象去构建充满苦难和不正义的世界，这样无法理解真正的劳动者的生活。她于是隐姓埋名地应聘成为工厂女工，严格按照普通工人的标准卖苦力，赚取微薄工资为生，也在法国南部做摘葡萄的工人。她天生体质孱弱，重体力劳动严重损害了她的健康。在二战期间，她本来已经在安全的美国，但是她为了参与反法西斯运动，又回到欧洲，虽然身患重病，依然自愿坚持和战时普通民众一样领取很微薄的食物份额，导致病情恶化，在34岁英年早逝。

她在写给友人的信件中倾诉了对苦难、劳苦人民、宗教、社会公义的思考，后来集结成书，成为不朽名著。我第一次读到她的书《重负与神恩》《在期待之中》时深感震撼，这些书虽然在讨论宗教，却有普通神学书籍中所欠缺的清醒与客观。她将神学哲学思考和普通人的生活紧密连接起来，审视天主教基本教义，诘问宇宙奥秘，及人类生存状况。

我在她的书中感受到哲学家逻辑思维的缜密严谨，却没有炫技式的冗长哲学论述。她的的问题是紧迫、真实、贴近普通人的生活和疑问，在叙述过程中有一种诚挚的美。我从她的作品中了解了一个真正爱知识、爱真理的人是怎样提出问题、思考问题，并孜孜不倦地追寻答案。她对劳动者的苦难，以及他们被利用被压榨的状况感同身受：她回忆自己当计件女工的日子，仿佛有一种无形的魔力让她不断加快速度，不断榨干自己的体力，进入几乎不受控制的疯狂状态。她从中亲身经历了劳动者被重复枯燥的劳动物化，失去属于人的自由和尊严。她所描述的状况，即使在今日也以不同形式存在，并且派生出很多新词，比如“牲畜”“码农”“工具人”……

对于宗教，她站在一个距离之外去观察评鉴，诚实地提出疑问，真诚地去体验理解宗教经验，虽然她和神职人员有深厚友谊，也有深刻的宗教体验，但是她对群体的宗教运动有深切地怀疑和忧虑。因此她一生在教会外游离，没有受洗入教。

追求真理的探索者

埃迪特·施泰因(Edith Stein, 1891-1942)则出生于一个虔诚的犹太教家庭，父亲早逝，母亲扛起家庭的重担，母女情深。她从小学业出类拔萃，后来师从现象学大师胡塞尔，在哲学上取得很大成就。

一次，她偶然看到基督徒友人怎样平静安详地面对亲人逝去的痛苦，非常震撼，于是她很快皈依天主教，并且有意成为圣衣会修女。她虔诚的犹太教母亲坚决反对，母女之间激烈地辩论，她一再向母亲解释，皈依天主教并不是背弃自己的民族，基督本身也是犹太

人，他也从未背弃自己的人民。在她准备离开家走向修院的最后一刻，一直期待母亲能给她祝福，但母亲始终拒绝祝福她。

她在获得博士学位后成为大学教师，从事哲学和神学研究，学术训练让她在考虑神学问题时清醒客观，注重事实，在学术上声名鹊起。但是在纳粹统治期间，她的大学教职被取消，最终被送往奥斯维辛集中营，死于毒气室。她的著作流传后世。

有两部比较知名的电影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她的生平，一部是“Edith Stein, Stations of an exceptional life”（《施泰因：不同寻常的生命中的瞬间》），另一部是“Edith Stein, A rose in winter”（《施泰因：冬日玫瑰》），两部电影都浓墨重彩地描述了她和母亲在她皈依天主教时产生的剧烈冲突：两个彼此相爱、血肉相连的女人因为信仰上的坚持分道扬镳，那种痛苦难以言表：她们都视信仰高于一切，不惜为此牺牲亲情。这和注重家庭关系、中庸之道的中国文化有极大反差。施泰因面对自己的犹太传统保持清醒而独立的思考，勇敢地做出选择。

她让我了解了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面对真理时的那种令人扼腕赞叹的单纯质朴和诚实。在今日这个知识日渐退化成谄媚工具、赚钱手段和政治博弈附庸的世界，施泰因的生平和作品像警示的钟声，让我们了解，在某个历史阶段，知识分子曾经是这样一群真正寻求真理的人。

冷静清醒的思考者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 1906-1975）凭借她对于纳粹头号战犯艾希曼的庭审观察，提出了“平庸的恶”的观念，因为她发现这个头号刽子手并不是出于仇恨或者疯狂去参与对犹太人的屠杀，他只是像一个普通公务员一样，机械性地执行命令。艾希曼是一个平庸的人，可能跟很多同流合污的普通人一样，出于怯懦或者恐惧放弃了思考，掩耳不听良知的声音，自愿退化成大型杀人机器中的一颗螺丝钉。

在对庭审的报道中，她作为被迫害的犹太人群体中的一员，没有以复仇的心态去看待刽子手，而是以一个知识分子中立清醒的态度，诚实地说出了自己的观察。今日看来，她超越了受害者的角度，挖掘出普通人，包括犹太人本身内心深处隐藏的怯懦卑微。虽然二战已经过去，但是人们发现“平庸的恶”依然出现在不同文化、处境和人群中。因此纳粹的现象并不是一个偶然的幸事，它的根源隐藏在无数人的内心深处：怯懦地放弃思考，被社会潮流淹没，成为罪恶的帮凶。

一部以此为蓝本的电影《汉娜阿伦特》（2012）生动地描写了她在耶路撒冷参与报道艾希曼的庭审过程。舆论一边倒地声讨杀人狂魔，但她发布的报道却“不偏不倚”，这种出奇的冷静态度惹怒了无数犹太人，特别是受害者的亲人朋友，树敌无数，但是她始终不屈地坚持自己的观点，面对舆论的狂风暴雨，亲人朋友的质问，她冷静地

说，自己不热爱任何一个抽象的民族，她只是对自己的朋友有感情，而作为知识分子，她有责任跟从良心，说出自己内心真实的声音。

如晨星照亮黑暗

犹太民族曾经历过几千年漂泊离散的生活，历史上多次面对针对自己种族的压迫和屠杀。在二战前后的特殊环境中，这三位犹太女性知识分子，在世界不同的角落，以诚实、清醒、悲悯的态度面对了一场针对自己民族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她们对这场悲剧中的行动和思考都超越了狭隘的复仇，也超越国族、传统和文化的限制，她们对普遍人性的思考对人类历史来说，就如同电光火石般照亮了许多人类共同面对的幽暗角落。

而在今日充满危机和战争威胁的时代，漂泊和彷徨又一次成为许多人的生命常态。很大部分人在恐惧和危险中选择放弃思考，随波逐流，以便能在最大程度上减少自己的危险和损失。而许多知识分子也在很大程度上受权力利益的左右，丧失了独立思考和发声的勇气和能力，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反观这三位杰出犹太女性知识分子，她们却在危机四伏的环境下，用自己的生命和言说践行了知识分子这个群体的真正使命：用思考和行动寻求真理，表达真理，诚实地面对自己的良心，不惜付出生命和名誉的代价。她们广博的知识、独立清醒的人格、敏锐的洞察力和诚实的良心，如同晨星一样照亮了她们所处的黑暗岁月，也照亮了我们今日的时代。OCM

——缺乏归属感的我们，渴望真实地活在群体的爱中

撰文 / HT

这期节目，毛叔和雨虹、柏佳聊有关“渴望”的话题，是源自Curt Thompson, M.D.（汤普森医生）写的*The Soul of Desire: Discovering the Neuroscience of Longing, Beauty, and Community*（《心灵的渴望：揭示对美、渴望与群体归属的神经奥秘》）一书。

节目中聊到如何在群体中真实讲述自己的故事，尤其是那些带着创伤或羞耻感的故事，通过理解彼此的渴望，创造美，从而能真实地活在群体的爱中。这熟悉却又陌生的话题，发人深省，也让我看见了内心的无奈与缺乏。

同学1900

在我们身边，总有人陷在关系破裂、身份焦虑、安全感丧失的困境中，紧闭心门，孤苦漂泊。每个人都渴望被听见，被理解，但并不是都能顺利上岸。

就如同电影《海上钢琴师》中的那位一生从未踏上陆地的男主角1900。他有着惊人的钢琴天赋，他用纯粹的音乐构建尊严，筛选朋友，确立生命的方向；他用音乐征服大海和宇宙，却征服不了自己的内心。他说，陆地太大了，在这艘船上，他知道自己是谁。而下了船，他就找不到自己了。最终，他选择与大船一起沉入海底。真正让他恐惧的，是无限的世界和太多的选择。所以他宁愿孤独地死去。

曾刷到一条短视频，主播是一位中年男子，他说：“我们终其一生都在寻找一个可以说话的人。”在孤独的世间，很多人并不敢或不愿说出自己的孤独。

我不记得有多久没与人深谈，也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找人说话不再是我内心深处的一种渴望。但其实，我知道自己是一个很需要倾诉，且需要能被倾听、被认可的人。或许是越来越怕麻烦吧，讲出自己的故事，需要在合适

重塑
彼此
的故事

The soul of desire.



遇见合适的人，以及彼此拥有高度的信任和勇气。而一不小心就可能受伤，可能要去收拾各种残局。

其实1900们，在一个有限却安全的空间里，跟自己玩得挺好的，只要藏好那个渴望。有时候人们也会在自洽和决绝之间徘徊，不过大部分人没有结束生命的勇气，只能尽量与世界保持着谨慎的距离，或可能停滞在习得性的无助中，变得麻木迟钝。

（名词小贴士：习得性无助这一心理现象，由马丁·塞利格曼等心理学家提出，指个体在长期遭受无法预测或控制的负面事件后，逐渐失去改变或掌控情况的信心，产生一种无助感。）

最深的渴望

在节目聊到的这本书里，汤普森医生结合神经科学、心理治疗和基督信仰，探讨了人类内心深处的渴望：被看见、被理解、与他人连接。这些在一个人的内心中，其实都是不能磨灭的。而我们又似乎太懒惰了，总有一种无力感萦绕在生活的细枝末节上。或许是因着长久经历环境的逼仄而心力衰微么？有可能。

我们很难去承认自己其实是个“病人”，内心需要被医治。我们更擅长的是让自己表现得像个健康人，带着某种惯性回避或压制着灵魂深处的这个渴望，因为总有比之更切实更容易的东西要去追寻，比如明日的口粮。所以无暇顾及情绪是否被卡住，人际关系是否在被割断。

最近有一个亲熟的家庭从国外回来探亲，孩子们

总是能简单直接地表达对朋友的渴望，大人们也很愿意体贴他们，所以他们整天都能得着满足。

寻找关系上的连接，是生命的本能。从寻找可心玩伴，到寻觅良师益友，当我们发现人的有限，便开始向上寻求。

人到了一定年纪就会思考生命的意义。或许是身体渐趋无力，思想碰到壁垒，使人焦虑恐慌，又累又疼。有些人还会因为巨大的无意义感而轻生。

其实，人纯粹为生存而活着，是不大容易做到的，总会有些瞬间渴望得到他人的认同。从神经科学角度解释，这是我们的大脑在渴望整合，而“被见”是整合的关键。这些渴望与我们如何看待自己与神的关系密切相关。

最近公众人物蔡澜走了，他为自己的离世做了充足且友善的准备，身后收获了不少赞扬。粗略了解蔡澜生平，半生勤苦，半生宴乐。或许看透了人生毫无意义是真的，可惜终究是没见到大光，否则也不至于将人生的至高追求仅停留在满足口腹之欲上。貌似洒脱不羁，却依然逃不过凄凉离世。人若不能因上帝而喜乐忧伤，人生真的是毫无意义。

重塑我们的故事

最深的疗愈不是独自的，而是在关系中共同创造、寻求美，比如一起画画、做音乐、策划一项共同目标。通过一起体验美好，共建出平日不常有的某种表达，叩开因创伤紧闭的心门，唤醒希望，让内心得着疗愈。


我曾参加过几次艺术灵修课，在静默祈祷和涂鸦绘画中，与自己的内心对话，是一种很奇妙的倾诉或探索。借此能发现那个被忽视或尚未真正了解的自己；与指导老师、画画小伙伴们畅谈，又能按图索骥，挖掘到藏在心底的隐秘幽暗，把沉痾旧疾找出来。当然，找出之后也未必能瞬间释然，生命总归需要在时间里慢慢疗愈、舒展。

汤普森医生说，我们需要一个可以真实告白的群体（confessional community）。可以说真话，被接纳，不被评判断断。无论话题多么难以启齿。

神自己就是创造美的共同体（三位一体），我们按着他的形象被造，也是为了共同创造。渴望是我们被造的一部分。渴望可以成为一种积极正面的驱动力。如何对待或操练渴望，是生命修习的关键之一。而我们经历的创伤、羞耻，会扭曲我们表达渴望的方式，使我们把真正的自我藏起来。神经科学表明，羞耻能激活与疼痛类似的脑区，使人“隐身”。而在安全关系中说出口，是走向自由与复原的第一步。

在我们的里面，有一个多么矛盾复杂的局面，需要和神一起才能面对。我们需要能认出，哪些是血脉相连的肢体。在同一个身体里，对美、渴望与关系的追求，才可以指向终极的归属感，那是与神同气连枝的团契。这种盼望本身就带有医治的力量，我们可以

彼此担当，互相补足，活在盼望中。至此，我们有了至高的共同渴望。

如果说，我们已经理解了上帝因何允许苦难发生，那么如何使用这个痛苦中的机会，就是看见神大能的机会。我们是否有勇气去尝试？甚至与有隔阂的人一起，重新讲述一个完全真实诚恳的故事，去见证创伤转化为美好的过程。这个过程非常不容易，但的确值得尝试，因为那是新天新地里的生活。 

本期
精彩对话

Highlights

如果大家都在见证上帝的伟大奇妙，如果我自己是在一个比较挫折无力的状态，那我就不会愿意去说我自己真实的故事。

当我们不能用情感连接，就产生自我否定。如果挫折无力感太深，我们就会想要透过掌控，去快速解决问题。

我们特别需要透过一个群体（confessional community告白的群体）来帮助我们重塑大脑受伤的回路，可以透过创造美让我们重建。

我们在群体里面的彼此相爱、互相问安，能重塑彼此的故事——去重新以一个更真实的方式讲述我们故事，那其实就是新天新地。



读者心语



扫描此二维码，
浏览《海外校园》
170期

每一期杂志背后，凝聚着多人的心血。
期盼听到您真诚的反馈和建议，帮助我们走得更远。

欢迎登录此页面：<https://yzd.oc.org/magazine/>，
浏览往期杂志；若有好的感想或建议，
欢迎与我们联系：editorial@oc.org

对AI的新态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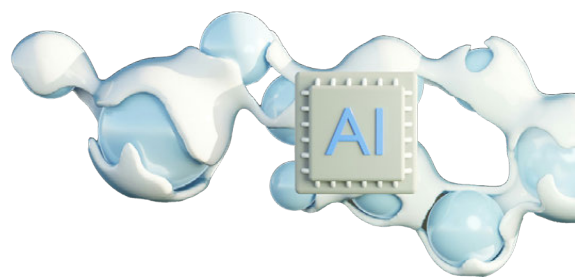
撰文/ 南南不难 (90后基督徒，现居上海)

作为第一次阅读《海外校园》的读者，从本期的话题中获益良多。AI如同一支射向时代的箭，预示着不会回头的科技进步。本期，基督徒作者、学者、各行各业人士用开放和拥抱的心态面对科技变化，带着符合圣经教导的眼光敏锐地审视时代细微之处的改变，这种态度充满启发。

本以为硬核科技不会让我产生共鸣，但从各位笔者理性发出的光芒中却意外收获灵性上的慰藉。浮躁的心首先被阿勒的诗所安静，诗歌中并未提及“耶稣”，却处处流露着对救主深深地依靠，每一颗不安的心最终只能“在他之内”得到灵魂的安宁。

而后再被毛叔对写作的投入所打动：“为谁而写？”以及“写作的终极目的”是深刻地发问。当从教会历史中寻找答案，回到福音里做决策，让人感动和受激励。惭愧自己对于许多事情“价值及意义”的判断，常常是用“经济价值”来衡量，如此这般回应呼召的举动真的让我备受鼓舞！

从王志希的文章中，了解了在世界范围中已经发生了历史上首场大规模生成式AI主导的崇拜，信仰实践相关的生成式AI助手，是很有趣的信息！AI确实提供了诸多便利性，但若不节制地使用，就会逐渐走向习得性无能。孙基立文章中生动举例让我难以忘却，我需要不断提醒自己，所有能自己写的邮件和总结还是自己写，否则会逐步丧失基本能力，会变成“峨眉山的三高猴子”。也从其他作者的文章中被提醒要智慧，妥善管理自己的云端信息，对AI的使用需要加以分辨和处理。



AI时代活出爱

撰文/ ANN

(尚在不断学习基督的爱，并希望活出喜乐的生命)

在当今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AI已经成为一个无法忽视的存在。在很多工作和生活领域中，不仅提高生产力，也使人专注于更具创造性和情感价值的工作。如同《海外校园》170期介绍的艺术家庄晟，他使用AI结合自己的思想和创意融入创作，AI提供了扩展人类智慧能力的新途径。

无论哪种行业，潘怡蓉及孙基立老师等，都不约而同谈到了在追求速度和量化过度中，依赖AI会使人类独立思考力逐步退化，并失去学习和工作的激情，而被机械性逻辑同化，同时也削弱或失去人间真实的深层情感交流能力，影响人际关系，更使得劳工公平正义和社会财富分配受到一定影响。然而，技术进步并非堕落的起因，逃避也无法带来真正的救赎。在AI改变的世界里，只有时刻保持警醒，把目光聚焦在基督身上，不断思想和经历他在十字架上的舍己大爱，被激励，被感动去活出这样的爱。

正如毛叔提到的：“带着爱、怜悯与真实，去书写，使真理得以流传，生命得以更新！”正如“有盏灯”所发出的光，照亮我们同心同行；正如动画人晋达即将制作具备福音价值同时面向成年人的动画。正如诗人阿勒用诗歌传达信仰：“那时，他们会走向你，像孩子奔向母亲的膝下……”



把AI归类合适位置

文/雅娴（一名天路客，即将成为三个孩子的父亲）

《海外校园》170期是非常有价值的一期，时间和内容都恰到好处。读罢，只想说它远超过了我的预期。

最近引起我对AI思考的原因有两个：

一、前段时间特意拜访一位家庭教会的老传道人。

闲谈之间，他分享到自己已经可以熟练地使用AI预备讲章，当然不是全部由AI预备，而是在他列出分享的思路、大致信息点之后，由AI帮他进行要点罗列和信息编排，并且帮他写引言和结尾。我在惊奇之余，开始思考AI究竟对教会有怎样的影响。

二、有时自己在研经遇到难处时，会借助AI提供信息指引（基本知识层面），也有时会让AI根据某个特定释经学思路进行解释。只能说，它的回答好坏参半，有的合理，合理之处也只是遵循了前人的解释，而有的极为牵强。这也让我我不禁思想：AI究竟只是工具，能算得上是忠实可靠的朋友甚至是导师吗？

它可以是工具，一种可以善加利用的资源。它可以提供共情的语言，但它是否有共情的经历和能力？它能进行一些思考和创意，但它是否能“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它能提供智慧的意见，但它是否有那独一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借助敞开的讨论与思考，我们才能把它归类到合适的位置。

这期不仅是面对了亟待讨论的主题，更是由不同领域的基督徒分享他们的工作或侍奉与AI的关系，并且坦诚分享他们对此的反思，毫无说教意味，反而充满真诚和善意的提醒。最后，微小说《新世界》也以先知性的方式提醒着我们，该如何看待信仰与生命、与科技之间的关系。

我个人确实从本期中学到了很多新东西，相信读罢的朋友也一样。

杂志索阅/奉献单 Magazine Request /Donation Contribution Form

先生Mr. 女士Ms. 中文姓名 _____
英文姓名 _____

(Last Name) (First Name)

地址Mailing Address: _____

(City) (State) (Zip code) (Country)

电话Tel: _____ 电子邮箱Email: _____

若以上是新地址, 请附旧地址于下: _____

※我愿索阅 (新订户 续订户)

《OC海外校园》杂志 纸刊份数 _____

《OC举目》杂志 纸刊份数 _____

《OC橄榄家书》电邮发送

因应时代的需要, 我们在新媒体 (如官网、微信、脸书、电邮等) 定期发送文章, 方便读者转发, 并将新媒体中精彩、不受时空影响的好文, 收集在全彩精华版里, 让读者保存。杂志属非卖品, 所需经费 (人事、行政、编辑、印刷、寄发) 主要来自基督徒的奉献。每份杂志全年建议奉献: 美国30美元, 其它国家40美元。欢迎您按心中的感动、索取的份数奉献, 也盼能填写您的电邮地址, 方便我们与您联系。

※我愿为下列事工奉献:

经常费 \$ _____ 福音事工 \$ _____

造就事工 \$ _____ 网络教学事工 \$ _____

其它事工 (_____) \$ _____

同工生活费 (为 _____) \$ _____

OCM reserves the right to reallocate funds to where the ministries are most needed.

※奉献方式 (美国地区可获免税收据)

网上奉献 oc.org/donation

美金支票 (抬头请写 Overseas Campus Ministries, Inc.)

非美元货币支票、电汇或其它方式奉献, 请洽财务部 (fin7@oc.org)。

信用卡 (Visa or MasterCard only)

卡号Card Number: _____

持卡人Card Holder: _____

到期日Expiration Date: _____/_____(Month/Year)

签名Signature: _____

信用卡地址Billing Address: _____

电话Tel: _____ 金额Amount: US\$ _____

一次性 按月 按季 按年: 从 _____ 年 _____ 月起, 至 _____ 年 _____ 月止

欧陆代理处 Overseas Campus (联络人: 张申华姊妹 Mrs. Shen Hua Zhang)

邮件地址: Anna-Maria-Junius-Str. 108, 96047 Bamberg, Germany

电话: 049-951-6030913 电邮: xieyou168@yahoo.com

欧陆奉献: 请上网oc.org/donation或电邮order@oc.org

加拿大代理处 CCEF (加拿大校园福音团契)

Suite 718, 5863 Leslie St, Toronto, ON M2H 1J8, Canada 电话: (416) 496-8623

纽西兰代理处 Overseas Campus New Zealand

P. O. Box 26249, Epsom, Auckland 1344, New Zealand 电话: 64-02-1836573

澳洲代理处 OCCC Hua En Tang Western Church

墨尔本海外华人基督教会西区华恩堂 Attn: Jean Zhang

P. O. Box 6375 West Footscray Victoria 3012 Australia 电话: (61)422-383-798

[海外校园机构]网站一览表

海外校园机构

www.oc.org

http://www.facebook.com/www.oc.org

引领当代中国人归主, 培育神国的人才。

《OC海外校园》杂志

yzd.oc.org

https://www.facebook.com/ocm.oc.org

用心灵行走 与生命对话

海内外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家园

《OC举目》杂志

behold.oc.org

http://www.facebook.com/behold.oc.org

举目望天 举目望田

OC橄榄社区

ocochome.info

小组 资源 生态

线上线下联结的平台

建造教会领袖

BuildingChineseChurchLeaders.org

https://www.facebook.com/BCLChinese

以圣经为本, 具有实践性的教会领袖训练材料。

爱学网

Class.ai-xue.net

优质的网络神学课程

[海外校园机构]

Overseas Campus Ministries, Inc.

1753 Cabrillo Av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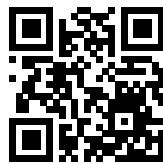
Torrance, CA 90501, U.S.A.

电话: (310) 328-82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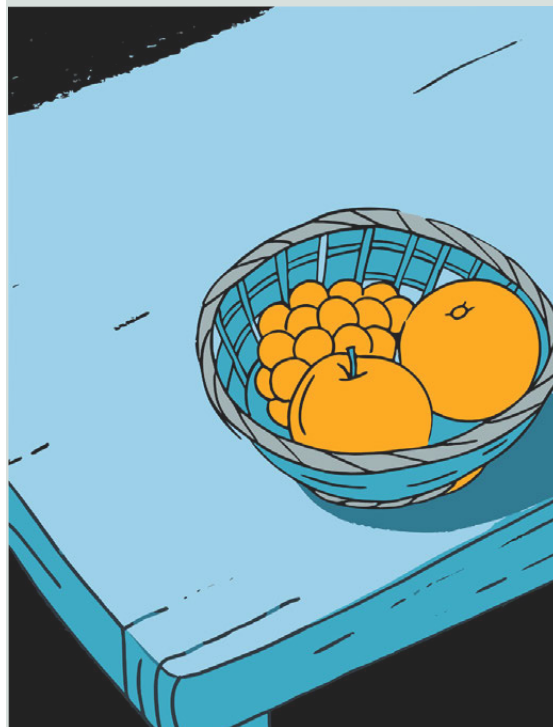
电邮: order@oc.org (杂志索阅)

投稿: editorial@oc.org

“OC福音”官网



好手机
文机扫
天一扫
到扫



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初熟的果子。

——《雅各书》1:18



用心灵行走，与生命对话

海外校园
OVERSEAS CAMPUS
四海觅真理 人生即校园

海外校园机构

Overseas Campus Ministries, Inc.

1753 Cabrillo Ave., Torrance, CA 90501 USA

电话 (310) 328-8200 传真 (310) 328-8207 www.oc.org

若您变更地址，请立即通知本刊。